

茅盾散  
集

茅盾散  
集

你為什麼這樣高呢

茅盾自選叢文集

天馬書店印行

# 茅盾散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第一次版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另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茅

盾

發行者 郭

澂

印刷者 上海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上海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原书4缺页

原书5缺页

原书6缺页

綜動亂的社會所反映出來的文藝上的奇觀！

朋友！這不是苦了看客？然而也不然。看客們不是一個印板印出來，看客們的嗜好各殊鹹酸；是爲的這些看客們各趨所好，三山五岳的好漢們能設雄踞播臺的一角，暫時弄成了各不相下。

他們看客纔是真正的最有權威的評判員。他們的掉頭不顧是真正的一聲「銀笛」，任何花言巧語的宣傳所挽回不來！

朋友！你也且莫擔心着他們看客的口味是那樣的龐雜！朋友，也許你不相信，但是你將來一定會看見：生活的緊箍咒會把這些各殊鹹酸的看客們的口味漸漸弄成了一律！

三山五岳的好漢們誰能設緊緊地抓住了看客他們的心弦。彈



出了他們的苦痛，他們的需求，鼓動了他們的熱血，指示了他們的出路，誰就將要獨霸這文壇的「播臺」；任何欺騙，任何威脅，任何麻醉，都奈何他不得！

朋友！現在我們不妨來作一回「夢」了。我們來「夢」一回最美滿的文壇的將來，我們來「夢」一回將是怎樣的狂風烈火將這大垃圾堆的文壇燒一個乾淨而且接着秀挺出壯健美麗的花朵。

朋友！不遠的將來，從我們這里連年的戰火，饑荒，水災，旱災，外患，一切等等所造成的罡風將吹燃了看客他們心頭星星的火焰，變成了烈火滔天；燒穿了一切煙幕，一切面具，一切玩意兒的花鳥，他們看客將同聲要求一些爲了他們的，是他們的，

屬於他們的。

朋友！在這時候，鴛鴦蝴蝶也許仍在雙雙戲舞，可是沒有人看；唯美主義的大旗將要掛在書房裏，感傷的詩人琴弦將要迸斷，公子哥兒將要再沒有閒心情沈醉在妹妹風月。朋友！在那時候，只有生活的悲壯的史詩能穀引起看客他們的傾聽，震動他們的心弦！

但是朋友，我們文壇上那些自命爲站在時代前線的三山五岳的好漢們以及青年的後備軍在這歷史的一幕前卻也不能不自強不息。尤其那些「前衛」們，不能仍然那麼狂妄地以爲文壇的大任將「匪異人任」地必然地落到他們身上！


虛心的艱苦的學習，是必需的！

生活本身是他們的老師，看客大眾是他們的不容情的評判員！

朋友！天亮之前有一時間的黑暗，龐雜混亂是新時代史前不可避免的階段，幼稚粗拙是壯健美妙的前奏曲，“The beautiful agony of Birth!” 據說這就是辯證法的進展，是鐵一樣的規律！

只有竹子那樣的虛心，牛皮筋那樣的堅韌，烈火那樣的熱情，纔能產生出真正不朽的藝術。

朋友！我們毫不客氣地說：我們唾棄那些不能殼反映社會的「身邊瑣事」的描寫；我們唾棄那些「戀愛與革命」的結構；「宣傳大綱加臉譜」的公式；我們唾棄那些嚮壁虛造的「革命英



雄」的羅曼司，我們也唾棄那些印板式的「新偶像主義」——對於羣衆行動的盲目而無批判的讚頌與崇拜；我們唾棄一切只有「意識」的空壳而沒有生活實感的詩歌，戲曲，小說！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將是「批判」的：在唯物辯證法的顯微鏡下，敵人，友軍，乃至「革命自身」，都要受到嚴密的分析，嚴格的批判。

將來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將是「創造」的：從生活本身，創造了鬪爭的熱情，豐富的內容，和活的強力的形式；轉而又推進着創造着生活。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因而將是「歷史」的：時代演進的過程將留下一個真實鮮明的印痕，沒有誇張，沒有粉飾，正確的

與錯誤，赫然並在，前人的歪斜的足跡，將留與後人警惕。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不用說，是「大衆」的：作者不復是大衆的「代言人」，也不是作者「創造」了大衆，而是大衆供給了內容，情緒，乃至技術。

朋友！這不是「夢」，這和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不可強辯！

但是朋友，眼前我們卻還只有龐雜混亂，幼稚粗拙！時代的大題材有许许多多還沒帶上我們那些作家的筆尖！時代的大步突飛猛進，我們這文壇落後了，異樣的「牛步化」，沒出息！朋友！可是你也毋須悲觀，時代的輪子將碾碎了一些脆弱的，狂妄自誇的，懶惰不學好的，將他們的屍骸遠遠地拋出了進化的軌道！剩

下那有希望的，將攀住了飛快的時代輪子向前！

他們必須艱苦地虛心地跟「時代」學習！

生活本身是他們的老師，看客大眾是他們的不容情的評判員！

朋友！這不是「夢」，這和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不可強辯！

一九三二。一一，二八。

## 作家和批評家

我們這裏有一卷「卡通」，題目是「作家和批評家」。

這是在狹狹的高低不平的路上，這是在月兒已墜星兒已隱天  
亮前最黑暗的時光，這是牛鬼蛇神儻張爲幻的最後一剎那。時代  
的巨輪飛快地向前進，進，人家一世紀的行程，在我們是要十年  
八年（或者還不到）就得趕上。我們這「卡通」的人物在此地此  
時登場。

作者之羣和批評家之羣中間有點小小口角！

作家們抱怨批評家們「不負責任」，只會唱高調，可是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叫作家佩服。作家方面有一個聲音——這是惟一聽得見的聲音，這樣憤憤然說：

「我們都是朝前走，朝光明走的人呀！可是你們只說我們落伍，卻從沒教給我們趕快跑上去，或者怎樣跑的方法！老實說，你們這態度欠坦白！」

「從沒教給麼？沒有的事！你自己畏首畏尾不肯下決心罷了。」

批評家也是同樣的抱怨著。

「然而你說的路，我們看來走不通；你說的走路，趕路的方法



法，我們沒有法子學，學了要跌交！」

「要是你不存主觀地看一看，就知道道路是原來通的；要是你學著我們說的步法試走一下，就知道原來不會跌交！」

「那麼，不能單怪我們主觀，不能單怪我們不學步法，實在是你們說得不明不白，——你們從沒很具體的說出個所以然來呀！」

「既然說明了還是一條路上走，那就好辦了！我們來平心靜氣的討論一下罷。」

朋友，恕我不能把那些字幕都抄出來了。總之，互相抱怨是無聊的，要互相幫助。但是（這個「但是」合於辯證法否，將來我們知道），因為作家大都是感情的，所以當一位批評家舉出例

來具體地批評時，作家又有點不願意了。爲的捏住了鼻子灌藥，總也有點不舒服；被灌者即使知道明明是好藥，總也不肯承認自己先有了毛病。

再來一點廢話——

東家的李四阿爹說：做批評家，是蠻寫意的；人家辛辛苦苦寫成了作品，他舒舒服服的讀，讀過了說短論長，就是指導，——這還不寫意麼？

西家的張三先生另是一種話：批評家應該在前引路，不在前引而在後面鞭策，那就不好；且不說那是太不客氣，是消極的辦法，假使那鞭子下去的方向稍稍錯了一點，作家一竄就上了岔路，那豈不是糟糕？

批評家聽了只好苦笑。當然他不是「聖人」，那能沒有點點兒錯！

所以，朋友，眼前實在難乎其為批評家。有人冤他蠻寫意，有人責備他不應該也有時說錯；抱怨他說話不具體，又嗔怪他說得太有著落；要他指引路徑，又嫌他引人往岔路上跑；有時怪他營養不足，有時又要他代作家想題材來了。

這，彷彿是說：「既然你會指摘這不是，那又不對，就請你自己來動手罷！」

廚子要請喫客自己來做菜了！雖然批評家確不是喫客。真正的喫客是讀者。

其實廚子應該引以為憂的，是做出菜來沒有人領教而不是有

人品評好壞。現在許多廚子望著人家開出來的菜單發怔，顛倒要請開單人自己動手，實在也難乎其為廚子了！

文藝上的菜單應該有那些品色，——即所謂理想中的全席，好像大家也沒說過不對；所以菜單早已定了，只待廚子們用心去做，不過廚子們單是用心也不够，還得配足原料。沒有充足的原料，單用油鹽醬，是一定不行的罷？批評家們只能指示原料的產地，找當然還要廚子自己去找。

廚子因為在油鍋邊站得久了薰得够了，所以自家做出來的菜，究竟太甜呢或者太酸，未必能夠清清楚楚辨味道。在這里，就不能不說那些在客廳擎著筷子等喫的人們的舌頭比較靈些了。所以真正要菜好，還得廚子和喫客通力合作。



## 都市文學

「發展」了。  
中國第一大都市，「東方的巴黎」——上海，一天比一天

這發展在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

喏，喏！您看調查戶口的紀錄不是說上海有三百萬人口麼？

人口密度高，這是上海發展的第一徵象。

還有地產價格也在飛漲呀！上海的西區地價，漲的多麼快！

楚皇渡以西，快到北新涇，可說完全是「鄉下」了，現在每畝荒地也值到三千兩！不，現在廢兩改元了，那就是四千二百元罷！近大西路的地皮，一萬元一畝還是頂便宜，大家要搶。

再看建築罷。且不說二十幾層高的四行儲蓄會一類的大廈，單看預備小家庭居住的新式住宅。公共租界越界築路的西區以及法南區，常年的在建造住宅，從前是荒地，現在都是新式的什麼村什麼坊了。

銀行到處開着支店或辦事處，家家有儲蓄部，而且家家的儲蓄部生意熱鬧。

海關每天的稅收是關金三十萬光景。

這一切都是上海發展的真實據，一點不撒謊！

然而，然而兩年前上海有一百〇六家絲廠，現在開工的只有十來家。「五卅」那時候，據說上海工人總數三十萬左右，現在據社會局的詳細調查，也還是三十萬掛點兒零。上海是「發展」了，但發展的不是工業的生產的上海，而是百貨商店的跳舞場電影院咖啡館的娛樂的消費的上海！上海是發展了，但是畸形的發展，生產縮小，消費膨脹！

這畸形的現象也反映在那些以上海人生為對象的都市文學。消費和享樂是我們的都市文學的主要色調。大多數的人物是有閒階級的消費者，闊少爺，大學生，以至流浪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人物活動的場所是咖啡店，電影院，公園；跳舞場的爵士音樂代替了工場中機械的喧鬧，霞飛路上的彳亍代替了碼頭上的忙

碌。

自然也有參加生產的勞動者在我們的都市文學中出現。可是很少。並且這些勞動者的出現並不在他的機器旁邊，甚至不在他所工作的工場；卻寫成爲一個和生產組織遊離的單獨的勞動者了。我們有很多坐在咖啡杯旁的消費者的描寫，但是站在機器旁邊流汗的勞動者的姿態卻描寫得太少；我們有很多的失業知識分子坐在亭子間裏發牢騷的描寫，但是我們太少了勞動者在生產關係中被剝削到只剩一張皮的描寫。

雖然畸形發展的上海是生產縮小，消費膨脹，但是我們的都市文學如果想作全面的表現，那麼，這縮小的「生產」也不應該遺落。從這縮小的生產方面，不是可以更有力地表現了都市的畸



形發展，表現了畸形發展都市內的勞動者加倍的被剝削，而且表現了民族工業的加速度沒落麼？

然而都市文學新園地的開拓必先有作家的生活的開拓。我們目前的都市文學實在也是作家一部分生活的反映。到作家的生活能夠和生產組織密切的時候，我們這畸形的都市文學纔能夠一新面目。

一九三三，三，二二。

## 機械的頌讚

現代人是時時處處和機械發生關係的。都市裏的人們生活在機械的「速」和「力」的漩渦中，一旦機械突然停止，都市人的生活便簡直沒有法子繼續。交通頓停了，馬達不動了，電燈不亮了，德律風不通了，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上海便將成爲死的黑暗的都市了。不但都市人離不了機械，卽如內地的小鄉鎮也在一天一天的和機械關係密切起來。十年前你住在鄉鎮，也許能够藐然

笑道：「機械麼？和我不相干！」但現在可就不同。只要你一看那機器碾米廠（當然這還是最起碼的機械），你就覺得你的生活中霸佔著一個陌生人——機械！

我們現代的文藝作品卻沒有受到機械的影響。雖然機械在我們生活中已經霸佔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已經在我們的意識感情上起作用了，可是我們的「反映生活」的文藝卻堅拒機械於門外。我們有許多描寫「都市生活」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的題材多半是咖啡館裏青年男女的浪漫史，亭子間裏失業知識分子的悲哀牢騷，公園裏林蔭下長椅子上的綿綿情話；沒有那都市大動脈的機械！間或有之，那就被當作點綴品；間或不是點綴品了，卻又說成非常可憎的東西，叫人一閉眼就想像到那是油膩的，囂喧

的，笨重而且惡俗。這是由憎惡機械者的眼中所見的機械。

然而機械這東西本身是力強的，創造的，美的。我們不應該抹煞機械本身的偉大。在現今這時代，少數人做了機械的主人而大多數人做了機械的奴隸，這誠然是一種萬惡的制度，可是機械本身不負這罪惡。把機械本身當作吸血的魔鬼而加以詛咒或排斥，是一種義和團的思想。這種思想的傾向，在我們這文壇上幸而尚不多見，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內地的鄉村而一有了「機械造成失業」的時候，就會發生此種對於機械的仇恨。由這種仇恨，會發生流血的悲劇。如果我們的作家要把此種現象作為文藝的題材，那他就不能再把機械拒絕在門外，而且他又不得不對於機械這東西取一個決定的態度了：機械的讚頌呢？抑是機械的憎

惡？

在這種場合，如果一個作家認為文藝的任務只像一面鏡子似的反映了人生——只是人生的浮面的反映，沒有透視，也沒有分析，那他一定單單描寫了鄉村居民對於機械的憎惡而即滿足，反之，他如果了解文藝的任務不僅是浮面的反映，而且需要透視和分析，那麼，他對於「憎惡機械」這原始心理就要加以批評了。他應該指出該詛咒仇視的，不是機械本身，而是那操縱機械造成失業的制度！

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機械將以主角的身分闖上我們這文壇罷，那麼，我希望對於機械本身有讚頌而不是憎恨！

## 封建的小市民文藝

一九三〇年，中國的「武俠小說」盛極一時。自江湖奇俠傳以下，摹倣因襲的武俠小說，少說也有百來種罷。同時國產影片方面，也是「武俠片」的全盛時代；火燒紅蓮寺出足了風頭以後，一時以「火燒……」號召的影片，恐怕也有十來種。

這些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小市民——即所謂小資產階級；而這些影片的看客更無例外地是小市民，特別是小市民層的青年

（小學生和店員）夢魂中也念念不忘於金羅漢和紅姑（兩個都是火燒紅蓮寺裏的重要俠客）。

這種「武俠狂」的現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這是封建的小市民要求「出路」的反映，而另一方面，這又是封建勢力對於動搖中的小市民給的一碗迷魂湯。小市民痛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於是武俠小說或影片中也得攻擊貪污土劣，但同時卻也擡出了清官廉吏，有土而不豪，是紳而不劣，作為對照，替統治階級辯護。小市民渴望「出路」，於是小說或影片中就有了一「為民除害」的俠客，並且這些俠客一定又依靠着什麼聖明長官，公正士紳，並且另一班「在野」的俠客一定又是壞蛋，無惡不作。俠客是英雄，這就暗示着小市民要解除痛苦還須仰仗不世出的英雄，

而不是他們自己的力量。並且要做俠客的唯一資格是忠孝節義，而俠客所保護者也只是那些忠孝節義的老百姓，這又在穩定了小市民動搖的消極作用外加添了積極作用；培厚那封建思想的基礎。

另外還有加味的作料：非科學的神怪的武技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定命論。

這樣，本來就有封建意識的小市民就無論如何跳不出封建思想的手掌了。他們中間血性差些的，就從書頁上和銀幕上得到了一「過屠門而大嚼」的滿足；他們中間血性剛強的人就要離鄉背井；入深山訪求異人學道。這棄家學道的一幕也許會使若干家庭發生擾亂，然而社會上卻太太平平少了搗亂份子了。



所以從各方面看，武俠小說和影片是純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藝。陶希聖曾說火燒紅蓮寺一方面也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意識的反映（大意如此，原文記不清楚了），恐怕他沒有把火燒紅蓮寺從頭看過罷。火燒紅蓮寺雖然中間有一段「反清」的故事，近乎民族思想，可是這一段在結構上前後沒有密切的關係，是硬紮上去的，而且材料也太歷史的，很覺沉悶，看客顯然不歡迎，不感動（其他的武俠小說也有這麼加上了「反清」的結構的）。因此我們不能不說紅蓮寺的主要材料是封建思想，主要作用是傳播封建思想。

火燒紅蓮寺對於小市民層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開映這影片的影戲院內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戲院裏是不

禁的；從頭到尾，你是在狂熱的包圍中，而每逢影片中劍俠放飛劍互相鬪爭的時候，看客們的狂呼就同作戰一般。他們對紅姑的飛降而喝采，並不是因為那紅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為那紅姑是一個女劍俠，是火燒紅蓮寺的中心人物；他們對於影片的批評從來不會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那樣好那樣壞，他們是批評崑崙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在他們，影戲不復是「戲」，而是真實！如果說國產影片而有對於廣大的羣衆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燒紅蓮寺了。

從銀幕上的火燒紅蓮寺又成爲「連環圖畫小說」的火燒紅蓮寺實在是簡陋得多了，可是那風魔人心的效力依然不減。看過火燒紅蓮寺影片的小市民青年依然喜歡從那簡陋的「連環圖畫小說」

上溫習他們夢想中的英雄好漢。他們這時的心情完全不是藝術的欣賞而是英雄的崇拜，是對於超人的生活 and 行爲的迷醉嚮往了。在沒有影戲院的內地鄉鎮，此種「連環圖畫小說」的火燒紅蓮寺就代替了影片。

然而中國社會並非是單純的封建社會，中國統治階級的意識也不是單純的封建意識。因此純粹封建思想的火燒紅蓮寺在既成爲有力的煽動工具以後，一方面固然爲統治階級所樂意，而另一方面卻也有許多點爲統治階級所不喜，尤其是把小市民層青年的憤激的情緒導入了僅僅消極作用的「入山學道」。在昔封建時代，這樣消極的引導大概已經很够弭亂消災；而在不是單純封建的現代中國，此種消極的引導就很不够，且不經濟。小市民層要

求「出路」的憤激心情可以使之轉換方向，成爲對於統治階級積極有利。這是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法西斯蒂黨行之而有成效的。怎樣穩定小市民層，現在實已成爲統治階級的一大問題，特別在中國。怎樣奪取小市民層，又是現在大大小小在朝在野各政團所腐心焦慮的一大事件。他們中間既然大家都沒有三山五岳的劍客，他們更不取落後的畫符持咒的黃巾的辦法（那是山東新近破獲的妖匪天皇地皇人皇幹的），於是神怪的封建的「超人主義」的火燒紅蓮寺就無功而有罪了！這結果就是火燒紅蓮寺的禁止映演！

這就是火燒紅蓮寺的一重公案。可是封建的小市民文藝，並不因此而絕跡。神怪色彩較淡的武俠影片仍在演映，武俠小說也

還有潛勢力。一方面「連環圖畫小說」的火燒紅蓮寺代替了影片而深入到窮鄉僻壤。

小市民文藝另有一種半封建的形式，那就是啼笑因緣。這部小說既攝製爲電影，又編排爲舞臺劇，爲彈詞，——就只還沒有改製成「連環圖畫小說」。這部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小市民層中的成年人。並且對於羣衆心理的作用上，啼笑因緣和火燒紅蓮寺也截然不同。啼笑因緣是感傷的氣分多，因而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就覺得遠不如火燒紅蓮寺那樣對勁了。

關於啼笑因緣，我們將來再討論罷。

一九三二，一二，一三。

## 「連環圖畫小說」

上海的街頭巷尾像步哨似的密佈着無數的小書攤。雖說是書攤，實在只是兩塊靠在牆上的特製木板，貼膏藥似的密排着各種名目的板式一律的小書。這「書攤」——如果我們也叫牠書攤，旁邊還有一只木條檯。誰化了兩個銅子，就可以坐在那條檯上租看那攤上的小書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門檻」，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沒一定。

這些小書就是所謂「連環圖畫小說」。這些小書攤無形中就成爲上海大衆最歡迎的活動圖書館，並且也是最厲害最普遍的「民衆教育」的工具！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這些小書是怎樣的內容。

大多數是根據了舊小說（如水滸，封神傳）的故事而改製成的節本。那文字的一部分我們不妨稱爲「說明」，通常是印在每頁書的上端，像是舊書的「眉批」；此外約佔每頁書的六分之五的地位就是「圖畫」，我們不妨稱爲「連環圖畫」的部分。這些圖畫的體裁正像從前新聞報上快活林內的諷刺畫，除有十數字說明那圖中人物的行動外，又從每個人的嘴邊拖出兩條線，線內也寫着字，表明這是那人所說的話。大概舊小說中一回書要畫成二

十幅乃至三十幅的連續的圖畫，訂爲一本；譬如七十回的水滸做「連環圖畫」就有七十本，——每本約三寸見方，都凡一百四十幅或者二百十幅連續的圖畫。

至于那「說明」，本身就是一部舊小說的縮本，文字也就是舊小說的白話文。程度淺的讀者，看不懂這「說明」，就可以看那些連環圖畫，反正圖畫上也有更簡略的說明。所以這種「連環圖畫小說」主要的是圖畫，而文字部分不過是補助，意在滿足那些識字較多的讀者。

現在凡是神怪的武俠的舊小說，不論好歹，差不多全已有了「連環圖畫」的本子；其次如火燒紅蓮寺一類的電影片子（連環圖畫小說本子的火燒紅蓮寺是根據了火燒紅蓮寺的影片改製而



不是根據那小說江湖奇俠傳；這兩項都是同一種書有兩三個不同的連環圖畫本。又次是時事，例如蔣介石北伐，十六省大水災，馬占山演義等等，却就種類很少，而且一般的小書攤上大都不備，原因是沒有神怪武俠的成分就不大有人歡迎。

這些「連環圖畫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十歲左右的小學生，其中果然有小商人的子女，却也有體力勞動者的在學的兒子，也有家裏自備汽車的資本家的兒女們。但坐在那書攤旁邊的木檯上化兩個銅子租看的，却大都是十五六歲的學徒，間或也有成年的勞工。

這些讀者就決定了一「連環圖畫小說」的內容必須是神怪而武俠。因為十歲以至十五六的孩子，無階級的分別，都喜歡看一些

神怪的，武俠的，冒險的「羅曼司」，——至少在我們這社會裏如此。製造「連環圖畫小說」的書店老板于是在盡取神怪的武俠的中國舊小說加以「連環圖畫化」而外，又胡縐了許多新的，例如有小水滸，則替水滸中的一百另八位好漢各生一個兒子，不另取名，就叫做小宋江，小吳用等等；又有什麼飛行俠盜，夜行飛俠，則剽竊三俠五義以及七劍十三俠諸書改頭換面雜湊而成。至于把外國影片月宮寶盒，俠盜查祿之類也改製成「連環圖畫小說」。這一類胡縐的，或中國以外的材料，就我所見到的，已有三四十種之多！

記得是五六年前罷，上海這些街頭巷尾的小書攤上主要的還是些時事蘇灘，時事五更調之類的唱本；「連環圖畫小說」絕無

僅有。到現在，則從前居於主要地位的唱本已經退居於一角，有些攤子上簡直沒有。這一變遷，也指出上海一般民衆的閱讀能力在這五六年來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唱本不能滿足他們，他們要求「散文」了！同時因為喜歡看「連環圖畫小說」的小學生竟有那麼多，也指出現在供給兒童看的讀物實在太貧乏。

不用說，「連環圖畫小說」的內容都有毒。但是「連環圖畫小說」對於一般大眾以及兒童的勢力却值得注意。並且我們也不能否認現在那些「連環圖畫小說」的形式——六分之四的地位是附加簡單說明的圖畫，而六分之一的地位却是與那些連續的圖畫相融合的可以自己可以獨立的小說節本，——確是很可以採用。因為那連環圖畫的部分不但可以引誘識字不多的讀者，並且可以作為

幫助那識字不多的讀者漸漸「自習」的看懂了那文字部分的階梯。

這一種形式，如果很巧妙地應用起來，一定將成爲大衆文藝的最有力的作品。無論在那圖畫方面，在那文字的說明方面（記好！這說明部分本身就是獨立的小說），都可以演進成爲「藝術品」！而且不妨說比之德國的連續版畫還要好些。

一九三二，一二，九。

## 「給他們看什麼好呢？」

孩子一年一年大起來，在玩具菓餌而外，便又要求着「精神的食糧」了。七八歲的孩子，還容易對付；我們有兒童世界，小朋友等等刊物。到十一二歲時，他們對於狗哥哥貓妹妹的故事既已不感興趣，而又看不懂一般的文藝讀物，於是爲父母者就非常之窘。

著作家早已看到這一點。世界少年文學叢書之類便應此要求

而出版。但是一則，數量不多，二則，譯文偏於歐化，所以孩子們的強烈的智識饑荒還是不能滿足。結果，他們就自尋「出路」；程度較高的就去扒舊書堆，七俠五義，水滸，西游記，還算是好的，等而下之，就連施公案，濟公傳，一切武俠的迷信的，全都吞下去了；程度較低的孩子呢，把「連環圖畫小說」當作寶貝。這樣自己發見了「新天地」的孩子們就更加覺得寶島，金河王之類沉悶難懂，不對胃口了。

「給他們看什麼好呢？」有思想的父母光景是常常這麼焦慮的罷。

有些人眼光很高，以為七俠五義等等封建意識的舊小說固然有毒，即如寶島等等西洋少年文學也是不衛生的，所以孩子們在

現今簡直是無書可讀。這話自然不錯。就可惜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並且孩子們會偷偷地去租看各種「毒物」，任何方法都禁阻不了。

我覺得目前救急的辦法是——

熱心兒童文學的朋友聯合起來研究他們的譯著何以不受兒童的熱烈喜愛。

選定比較「衛生」的材料，有計畫地或編或譯，但無論是編是譯，千萬不要文字太歐化。

這是兩個原則。至於具體的辦法，自然有待於充分的討論。家裏有孩子讓着「要書看」的人們和編譯兒童讀物的作者喲！難道眼前這問題不值得注意麼？

## 孩子們要求新鮮

本月十日的報上有兒童書局的告白，聲明有人以「新兒童書局」的名義「影穢侵害法益」云云。這件事的法律解釋，非本文所要置喙，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書業中人對兒童讀物的推銷也是競爭得非常厲害。

營業競爭的結果，理應是出品改良，然而我們往往只看見影穢，只看見粗製濫造。三十年前中國的兒童讀物僅有無貓國等



數冊，現在除了專門出版兒童讀物有書局外，大大小小的書店都印行大批的兒童讀物，在「量」的一方面說，不爲不進步，但是「質」的一方面能夠叫人滿意麼？從前僅有大姆指無貓國等等童話的時候，倒還沒有「連環圖畫小說」，因此那少數的童話倒是「獨佔」的；現在兒童讀物的數量多上幾千倍，却反不能防止「連環圖畫小說」的無孔不入，在這點上，新書業以及兒童讀物的作者應該痛自反省！

現在程度不等的兒童讀物光景也有一萬種罷，而「連環圖畫小說」至多不過百數十種，可是後者流通之廣，吸引力之大，遠非前者所能及；這種現象是可怕的。現在的兒童讀物，十之九是文藝性的；約可分爲三類：一是貓哥哥狗弟弟的簡單故事，或譯

或著或取中國民間故事稍加改換；讀者對象是七八歲的兒童。二是較爲複雜的了，但題材大部分還是屬於第一類，偶有歷史傳說和神話。三是西洋文學名著的譯本，例如寶島之類。依這分類，我們就知道第一第二類雖有繁簡之別而並無本質上的差異，第三類則突然跳高，特別在文字上；如果第一二類適合於八歲乃至十歲的兒童，則第三類是適合於十四五歲的初中一二年生，因而十二三歲的兒童便簡直無書可讀。我以爲這是「連環圖畫小說」風魔了高小五六年生的原因之一。

其次，上述第一二類的讀物數量雖多，而質料却很單薄；不論是西洋故事或本國故事，同是那麽一點來源，大家採用，結果就成爲內容雷同。所以即使是七八歲的孩子也感到讀物的缺乏。

「抄來抄去的幾隻故事啊！」七八歲的孩子對於新書不滿意了。於是他也學他哥哥的樣，看起「連環圖畫小說」來了。

所以就初級兒童讀物而言，現在的毛病不在書少而在書的內容輾轉抄襲，缺乏新鮮的題材。這是和高級兒童讀物的毛病恰恰相反的！

話再回到那兒童書局罷。兒童書局出書不多，可是以我看來，牠有一個特色：一百〇一冊的兒童科學叢書。在文藝性兒童讀物充斥市場的現今，區區一百〇一冊的兒童科學叢書可算是九牛一毛，如果有人學樣，也從這方面來競爭，未始不是好事；只要他肯認真請人編撰，而不是粗製濫造，影射漁利。

## 第二天

雖然醫生叮囑我晚上不宜看書，可是那一夜的十二點左右，我尙在閱讀寇丁氏英譯的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歷史小說殺人放火（With Fire and Sword）。突然，轟轟地兩聲，沖破了午夜的寂靜。全神都貫注在書上的「殺人放火」的我，略旋起眼睛看一下那緊閉的玻璃窗，便又再看書。早幾天，我就聽說閘北形勢緊張，中日兩方面的士兵隔沙袋鐵絲網布防，並且當天傍晚我也看

見了租界當局臨時戒嚴的布告；但聽得了不很分明的轟轟兩聲的那時，我當真沒有轉念到這便是中日兩方軍隊開火。然而轟轟聲音又接連而起。我放下手裏的書了。辨認出這就是炮聲。我開了玻璃窗，又開了玻璃窗外面的百頁窗，夜的冷氣使我微微一噤。我看天空。沒有什麼異樣。但炮聲是更加清晰，還夾雜著機關槍的聲音。無疑的是打仗，而且無疑的是中日軍隊。一種異樣的興奮就布滿了我全身；我心裏說：

「嚇，到底來了！可惜外邊戒嚴，禁止通行！」

書是不看了，我在房裏踱著，設想那開火的結果。平常在街上看見的餓得很壯健的小腿肚就像太陽啤酒瓶粗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形像，對照着那些瘦黃短小的我們的「粵軍」，都一齊在我

眼前出現了。「不抵抗主義」又在旁邊冷笑。我幾乎要斷定那轟轟的炮聲以及卜卜的機關槍聲只是單方面的進攻——日本軍過陰歷年「送灶」。到一點鐘左右，槍炮聲已經沉寂，我就簡直斷定「送灶」已完，我非常失望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方才醒來，就聽得飛機的聲音在天空中響。「還沒完麼？」我一面這樣想，就抓起了本天的報紙來看，一行大標題：昨晚日軍犯開北失敗！我急急吞完了那密排的詳細報告，方才知道我昨晚上的假定是不對了；原來上海畢竟不同於東北，而且瘦小的廣東兵也畢竟和關外大漢是兩個爺娘養的！

於是接連地來了許多十口相傳的「戰報」。日本海軍司令部已經被我方佔領了，上海義勇軍下緊急命令了，上海全市罷市

了，罷工了，開北大火燒……記也記不清的許多可信可疑的消息。只有一件事是無可置疑的，在我們頭上飛翔示威的五六架飛機全有紅圈兒的太陽記號。有了海陸空軍總司令又有海陸空軍副司令的我們中國光景只有十九路軍還「抵抗」一下。

非出去看一下不可了。午後一時我跳上了公共汽車。說是「站數」已經縮短，只能開到四川路橋郵政總局門口了。我大爲驚愕。設想到四川路橋以北大概是巷戰的戰場了，我忍不住笑起來。然而却又意外：郵政總局以北，居然如平常一樣；只不過商店都關上了排門，行人道上有許多人無目的地走著看著，馬路上擁擠着裝滿箱籠包裹的各式車子，疾馳而來的卡車滿載日本兵，都挺着鎗，似乎在戰場上衝鋒，而日本飛機的響聲又在我頭上

來了；一架，兩架，三架，儘在那裏兜圈子。

到了蓬路，只有朝南走的人，我一個人朝北走，人家都注目。到海甯路轉角，瞥見沿馬路的一堵牆上有手寫的「大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佈告。幾十人站在海甯路轉角處朝北張望。我也擠了進去。前面馬路上靜蕩蕩地只有幾個便衣的西洋人在那裏來回地踱。我們面前也有幾個便衣的西洋人阻止任何人朝北再走一步路。附近時時傳來劈拍劈拍的聲響。一個西洋人對我們揮手，說了一個字：Danger！我不相信日本的鎗彈有眼睛，會剛剛找到了我；但是那幾位好像是便衣巡捕的西洋人却真有眼睛，不讓任何中國人再往北一步。

我只能轉入海甯路的西段了。這時我方才覺到有些小小的東



西在空中飛。有一片飛到我身上了。是紙灰。海甯路上有一堆一堆的人都仰臉看著。我也學他們。正北天空，沖起三處黑煙，梟地在擴大。日本飛機鑽進了那煙陣，又飛出來，只在那裏循環地繞圈子。旁邊有一個憤憤地說：

「又在那裏擲炸彈了！東洋赤老的飛機！」

我問明白了那三處黑煙是北站，商務印書館等三處大建築的火燒，我也就明白了爲什麼天空中滿是小小的黑色的紙灰。我想了許多方法，走了許多路，企圖從海甯路的每一通到華界的街道走進開北區；可是各處全被阻止，不是租界上的巡捕或萬國商團，就是中國兵。同樣的理由是：「危險！不能過去！」

天漸漸黑下來了，三處的黑煙却越見紅！我只好回去。到南

京路浙江路轉角看見生活週刊的號外，大書：張某某率義勇軍尙在北車站抗戰！下關日本軍艦砲轟南京！商務印書館全部燒燬！而日本飛機又是三架一隊地在租界「領空」盤旋示威。

大美晚報跟着萬家燈火一齊來了。有一點似乎無可置疑：日本軍的進攻遇着了抵抗，而且大敗，但沒有被追；租界的尊嚴的「中立性」使得打敗的日本陸戰隊能夠回去喫飯睡覺休息準備今天晚上再動手。可是晚上「休息」著的日本飛機今天却放硫磺彈燒了閘北最繁盛的寶山路！這回中國兵是抵抗了，但只是「抵抗」而已！我覺得一般小市民的憂憤的臉色似乎都透露了這樣的失望與忿忿。

可是他們只能忿忿一下兒。新歷史的舞台上，他們早不是主

角兒；呀，背裏咒咀公婆而又死心塌地看着公婆臉色的童養娘似的他們！

## 櫻花

往常只聽人豔說櫻花。但要從那些「豔說」中抽繹出櫻花的面目，却始終是失敗。

我們這一夥中間，只有一位Y君見過而且見慣櫻花，但可惜他又不是善於繪聲影的李大嫂子，所以幾次從他的嘴裏也沒聽出櫻花的色相。

門前池畔有一排樹。在寒風凍雨中只剩着一身赤裸裸的枝

條。牠沒有梧桐那樣的癩皮，也不是桃樹的骨相，自然不是楓——因爲楓葉照眼紅的時候，牠已經零落了。牠的一身皮，在風雪的嚴威下也還是光滑而且滋潤，有一圈一圈淡灰色的箍紋發亮。

因爲記得從沒見過這樣的樹，便假想牠莫就是櫻花樹罷！

終於暖的春又來了。報紙上已有「嵐山觀花」的廣告，馬路上電車站旁每見有市外電車的彩繪廣告牌，也是以觀花爲號召。自然這花便是所謂櫻花了。天皇定於某日在某宮開「賞櫻會」，賜宴多少外賓，多少貴族，多少實業界巨子，多少國會議員，這樣的新聞，也接連着登載了幾天了。然而我始終還沒見到一朵的櫻花。據說時間還沒有到。報上消息，謂全日本只有東京上野公

園內一枝櫻花樹初初在那里「笑」。

在煙霧樣的春雨裏，忽然有一天抬頭望窗外，驀地看見池西畔的一枝樹開放着一些淡紅的叢花了。我要說是「叢花」；因為是這樣的密集，而且又沒有半張葉子。無疑地這就是櫻花。

過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櫻花樹都蓓蕾了，首先開花的那一株已經穠豔得像一片雲霞。到此時我方才構成了我的櫻花概念是：比梅花要大，沒有桃花那樣紅，繖形的密集地一層一層綴滿了枝條，並沒有綠葉子在旁邊襯映。

我似乎有些失望：原來不是怎樣出奇的東西，只不過鬧烘烘地惹眼罷了。然而又想到如果在青山綠水間夾着一大片櫻花林，那該有異樣的景象罷？於是又覺得嵐山是不能不一去了。

李大嫂子在國內時聽過她的朋友周先生誇說嵐山如何如何的好。我們也常聽得幾位說：「嵐山是可以去去的。」於是在一個上好的晴天，我們都到嵐山去了。新京阪急行車裏的擁擠增加了我們幾分幻想。有許多遊客都揹着大瓶的酒，搖搖晃晃地在車子裏就唱着很像是夢嚙又像是悲呻的日本歌。

一片櫻花林展開在眼前的時候，似乎也有些興奮罷？遊客是那麼多！他們是一堆堆地坐在花下喝酒，唱歌，笑。什麼果子皮，空酒瓶，「辨當」的木片盒，雜亂地丟在他們身旁。太陽光頗有些威力了，黃塵又使人窒息，摩肩撞腿似的走路也不舒服，剛下車來遠遠地眺望時那一股興奮就冷卻下去了。如果是借花來吸點野外新鮮空氣呀，那麼，這樣滿是塵土的空氣，未必有什麼

好處罷？——我忍不住這樣想。

山邊有寬闊的湖泊一樣的水。大大小小的遊船也不少。我們雇了一條大的，在指定的水路中來回走了兩趟。回程是挨着山脚走，看見有一條小船蝸牛似的貼在山壁的一塊突出的一塊岩石下，船裏人很悠閒地吹着口琴。煩渴中喝了水那樣的快感立刻凝成一句話，在我心頭掠過：嵐山畢竟還不差，只是何必櫻花節呵！

歸途中，我和惠得到了的結論是：這穠豔的雲霞一片的櫻花只宜遠觀，不堪諦視，很特性地表示着不過是一種東洋貨罷了。

五月十五日。



## 隣一

櫻花謝後綠葉成陰的時候，有一份人家搬進了我們左邊的空屋。

主人是警察，有兩個小孩子；大的男孩子總有八九歲了罷，已經會騎小腳踏車。小的是女孩子，也很能走了，但有時還像週歲左右的嬰兒似的背在操作的母親的背上，所以我最初以為他們有三個孩子。

但是右邊的房屋却還是空着。常常有人來看，總沒人來住。忽然一天有一個中國學生帶着日本老婆搬來了。却不料僅僅三天，便又搬走。

「那邊的蓆子太壞，房東又不肯換……」  
我們常常這樣議論。

然而到底有人攆來了；扛進了幾隻原來是裝酒瓶的木箱，又梆梆地敲了半夜。第二天，我們就看見一個女人在門前掃地。是個十足的東方式美人呢，多麼嫵雅幽靜！很想看看她的丈夫。在第三天也看到了，却是瘦瘠蒼老有一張狹長臉的和尙式的中年男子。

我們覺得這一對兒不配。偶然到我們這裡來玩玩的Y君更是

很義憤的猜測他們是父女。爲的那男人實在可以估計到五十多歲。很能夠做女子的父親。

然而這父親樣的丈夫也是不常在家裏住。每天早上，我們這位芳隣掃好了自己門前的一段地——有時也帶便替我們掃，就坐在窗前的木板上，惘然望着池裏的綠水。也曾經和我們招呼過，可是言語不通，彼此只能笑笑而已。這僻靜的門前路便連過路人也幾乎沒有。在十時左右，賣豆腐的哨子又遠遠地吹來的時候，我們偶然探頭到窗外去望，總見她還是悄悄地坐在那裏。

從她的幽媚的眼波，她的常像是微笑的嘴脣，她的嫵靜的舉止，她的多愁善感的表情，我們彷彿了解她的生平，無端替她起了感傷。啊，寂寞！幽閨自憐的寂寞！舊時詩詞裏所詠東方式

的女子的寂寞，這不是一個實例麼？

偶而那父親樣的丈夫回來了。那也大都是在晚上，不聲不響和影子一樣。雖然只隔着一層比紙窗好得不多的泥牆，可是我們從沒聽得我們這芳隣有什麼話響。却在一次聽得她和警察的大孩子說話，是多麼美麗的聲音呀！

在我的偏見，日本話算不得好聽的語言，但是在這位芳隣口中，却居然也有法國話那樣美麗的音調。

以後我們常聽得那樣音樂似的話響了。賣豆腐的小子，收買舊貨的老頭兒，每一趟買賣中，我們這位芳隣總要和他們談上十分鐘以至半小時的話。當話聲寂靜了時，我們偶然望望窗外，照例的看見她又是惘然坐在門前的木板上，手支着下巴，似乎在凝

思什麼。

寂寞！我們了解她的不可排解的寂寞了！

一九二八，五，一五。

## 隣 二

春靜的明窗下，什麼輕微的響聲也可以聽到。

市外電車隆隆然的輪機聲像風暴似的逼近來，又曳遠了。水井上轆轤的鐵練子，時或也發出索郎郎的巧笑。房主人的一大羣鴿子咕咕地叫。在窗玻璃上鑽撞的蒼蠅也嗡嗡地湊熱鬧。

忽然有比較生疏的沙沙的小聲從窗前碾過，在漸漸遠去消失的時候，牠又回來了。這樣來回地無倦怠地響着的，便是隣家

小孩子的腳踏車。

這一排住家，只有這一位小朋友，他只能整天坐在他的小腳踏車上，沙沙地碾這沒有行人的池畔小道。

小朋友該有八九歲了罷？他的小臉兒時常板板地，比他做警察的父親還要嚴肅。母親是太忙碌，小妹子又是太小，不懂得玩耍。所以他——這位小朋友，每天只能坐在他的小腳踏車上碾門前的泥土了。

偶然沙沙的聲音在半路上戛然而止。於是便有輕倩美麗的女子的話響點綴這春的寂寞。我們知道這是又一孤寂的隣人——那可愛的憂悒的日本少婦在和這寂寞的孩子談話了。我們的好事的心便像突然感得了輕鬆。

但是沒有聽到回答。音樂樣的語音也中斷了。沙沙的聲音又漸漸遠去，然後又回來了。我們失望地向窗外張望，依然是那樣的春光，依然是嫵雅的身體靜靜地坐在門前木板上，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遼遠的沁裏的綠水。



## 冥屋

小時候在家鄉，常常喜歡看東鄰的紙紮店糊「陰屋」以及「船，橋，庫」一類的東西。那紙紮店的老板戴了闊銅邊的老花眼鏡，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櫃臺前捧着水煙袋的閒人談天說地，那態度是非常瀟灑。他用他那熟練的手指頭折一根篾，撈一朵漿糊，或是裁一張紙，都是那樣從容不迫，很有藝術家的風度。

兩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陰屋」。那不過三尺見方，兩尺高。但是有正廳，有邊廂，有樓，有庭園；庭園有花壇，有樹木。一切都精緻，很完備。廳裏的字畫，他都請教了鎮上的畫師和書家。這實在算得一件「藝術品」了。手工業生產制度下的「藝術品」！

牠的代價是一塊幾毛錢。

去年十月間，有一家親戚的老太太「還壽經」。我去「拜揖」，盤桓了差不多一整天。我於是看見了大都市上海的紙紮店用了怎樣的方法糊「陰屋」以及一船，橋，庫」了！親戚家所定的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餘元；「那是多麼繁重的工作！」——我心裏這麼想。可是這麼大的工程還得當天現做，當天現

燒。並且離燒化前四小時，工程纔得開始。女眷們驚訝那紙紮店怎麼趕得及，然而事實上恰恰趕及那預定的燒化時間。紙紮店老板的精密估計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著這工程開始，看著牠完成；用了和兒時同樣的興味看著。

這仍然是手工業，是手藝，毫不假用機械；可是那工程的進行，在組織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現代工業化！結果，這是商品；四百餘元的代價！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個大寺的院子裏開始。動員了大小十來個人，作戰似的三小時的緊張！「船」是和我們鎮上河裏的船一樣大，「橋」也和鎮上的小橋差不多，「陰屋」簡直是上海式的

三樓三底，不過沒有那麼高。這樣的大工程，從紮架到裝璜，一氣呵成，三小時的緊張！什麼都是當場現做，除了「陰屋」裏的紙糊傢具和擺設。十來個人的總動員有精密的分工，緊張連系的動作，比起我在兒時所見那故鄉的紙紮店老板撈一朵漿糊，談一旬閒天，那種悠游從容的態度來，當真有天壤之差！「藝術製作」的興趣，當然沒有了；這十幾位上海式的「陰屋」工程師只是機械地製作著。一忽兒以後，所有這些船，橋，庫，陰屋，都燒化了；而曾以三小時的作戰精神製成了牠們的「工程師」仍舊用了同樣的作戰的緊張幫忙着燒化。

和這些同時燒化的，據說還有半張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張要到將來那時候再燒。）

時代的印痕也在這些封建的迷信的儀式上。

一九三二，一一八。

## 秋 的 公 園

上海 的 秋 的 公 園 有 牠 特 殊 的 意 義 ； 牠 是 都 市 式 高 速 度 戀 愛 的 舊 戰 場 ！

淡 青 色 的 天 空 。 幾 抹 白 雲 ， 瓷 磚 似 的 發 亮 。 洋 梧 桐 凋 葉 了 ， 草 茵 泛 黃 。 夏 季 裏 戀 愛 速 成 科 的 都 市 摩 登 男 女 雙 雙 來 此 憑 弔 他 們 那 戀 愛 的 舊 戰 場 。 秋 光 快 老 了 ， 情 人 們 的 心 田 也 染 着 這 蒼 涼 的 秋 光 ！ 他 們 仍 然 攜 手 雙 雙 ， 然 而 已 不 過 是 憑 弔 舊 戰 場 罷 了 ！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結實；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識上頹廢沒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這甜酸苦辣的天羅地網。

常試欲找出上海的公園在戀愛課堂以外的意義或價值來。不幸是屢次失敗。公園是賣門票的，而衣衫不整齊的人們且被拒絕「買」票。短衫朋友即使持有長期遊園券，也被拒絕進去，爲照章不能冒用。所以除了外國婦孺（他們是需要呼吸新鮮空氣的），中國人的遊園長客便是摩登男女，公園是他們戀愛課堂之一（或者可以說是他們的戶外戀愛課堂，他們還有許多戶內戀愛課堂，例如電影院），正像大世界之類的遊戲場是上海另一班男女的戀愛課堂。

一般的上海小市民似乎並不感到新鮮空氣，綠草，樹蔭，鳥

啼，……等等的自然界景物的需要。他們也有偶然去遊公園的；這纔是真正的「遊園」；匆匆地到處兜一個圈子，動物園去看一下，呀！連老虎獅子都沒有，掃興！他們就匆匆地走了。每天午後可以看到的在草茵上款款散步，在樹蔭椅上綿綿絮語的長客，我敢說什九是戀愛中的俊侶，幾乎沒有例外。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結實，也就是衰落的前奏曲；過了秋，公園中將少見那些俊侶的遊蹤了，漸漸地漸漸地沒有了。然則明年春草再發的時候，夏綠再濃的時候呢？

自然摩登男女雙雙的情影又將平添公園的熱鬧，可已經不是（而且在某一意義上幾乎完全不是）去年的人兒了。去年的人兒或者已經情變，或者已經生了孩子，公園對於他們失了意義了。



經過了情變的男或女自然仍得來，可已不是「舊」的繼續而是「新」的開始；他們的心情又已不同。很美滿而生了孩子的，也許仍得來來，可已不是去年那個味兒了。

只有一年之秋的公園是上海摩登男女值得徘徊依戀的地方。他們中間的戀情也許有的已在低落，也許有的已到濃極而將老，可是他們攜手雙雙這時間，確是他們生活之波的唯一激蕩。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憑弔戀愛的舊戰場！

這是都市式高速度戀愛必然的過程，爲戀愛而戀愛者必然的過程；感傷主義詩人們的絕妙詩材！上海的摩登男女呀，祝福你，珍重，珍重，珍重這剎那千金的秋光！感傷主義的詩人們呀！努力，努力，努力歌詠這感情之波動罷！

因爲這樣的詩材，將來就要沒有；這樣的風光不會久長！

一九三二，一一，八。

## 在公園裏

華氏表七十五度了！今春第一天這麼熱，卻又是星期例假。公園進口處滿是人，長蛇陣似的。

因爲有胃病，某先生告訴我「要多跑路」，趁今天暖和，我也到公園裏去趕熱鬧；那就實行「多跑路」罷。我在公園裏儘兜圈子，儘在那些漂亮的遊客陣中擠進擠出。

說是「擠」，一點也不誇張的。今天這公園變成「大世界」

去了！

各式各樣的人們，不同的年齡，不同的階級層，不同的國籍，佈滿了這公園的最僻靜的角落。

真真實實的一個人種展覽會呀！

我不知道遊客中間有沒有人也像我那樣抱了療病的目的而來這公園。他們不能從我的臉上看出我有胃病，而且神經衰弱。但是我兜了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我卻從他們遊客的身上看出一點來了；我從他們那不同的「遊公園的方式」可以推想出他們的不同的教養和思想趣味來。

帶了小孩子，也像我那樣儘在那裏跑，（可不兜圈子），望著那些還沒開花的花果樹或花壇縐一下眉頭，到池邊去張一眼，

「呀，沒有魚的！」終於踏遍了園裏的每一條路，就望望然走了的，是我們的真正老牌國貨的小市民；他們是來逛「外國花園」！他們也許是逛膩了「大世界」，所以今天把兩角錢化到這「外國花園」來了。他們沒有看見什麼花，動物園裏連老虎獅子都沒有，他們帶回去的，大概是一個失望。

我敢斷言，這一類的遊客是少數。

另一班遊客可就「歐化」些了。他們一樣的帶了老婆和孩子，甚至還帶着老媽子，小大姐，他們一進公園就搶椅子坐；于是小孩拍皮球，太太掣出絨線生活來，老爺踱了幾步，便又坐到椅子裏，頭靠在椅背上打呵欠，甚至于磕睡。老爺光景是什麼機關什麼公司的辦事員，他是受過教育的，太太從前光景是女學生，也

是開通的；他們知道「公園」的可寶貴，他們也知道孩子們星期放假老在家裏客堂內桌子底下捉迷藏太不成話，因此他們到公園來了。他們是「帶孩子們逛公園」。公園本身和他們本身之間實在沒有多大吸引的熱力。他們對於公園的好感是通過了理智的。像他們一類的遊客可也不很多。

最多的是摩登男女，大學生。他們既不像第一種人那樣老是跑，跑，也不像第二種人那樣坐定了不動，打呵欠，打瞌睡；他們是慢慢地走一會兒，坐着一會兒，再走，再坐，再走。他們是一隊一隊的，簡直可說沒有單個兒。公園對於他們起的作用是感情的。

這三類遊客之例外的例外，我自以為我算是一個。然而我還

發見了另外四個。那是在一叢扁柏旁邊，是過路口，並不幽靜，可是他們四位坐在草地上很自在的玩着紙牌。確是玩，不是賭，看他們那隻裝了熱水瓶和食物的籐籃，就知道他們上午就來了這裏，而且不到太陽落山是不會走的。

去年夏天酷熱的時候，常見有些白俄在大樹下鋪了蓆子，擺滿瓜果餅點，「逛」這麼一個整天。但在這初春，那四位就不能不算例外。

## 公墓

第一次觀光了萬國公墓，走過那美麗的墓道時，也許每人都  
不免心中一動；將來自家死後就埋在這里倒還不錯罷！

人類是自私的動物。當其生時，恨不能盡天下以供一己，所  
謂要嘗遍世上的快樂果子；及其死後，雖然明知朽骨無知，卻也  
想佔據湖山佳境的一角，等而下之，是想佔據公墓的一角了。

真不懂得人類對於自己遺下來的臭皮囊爲什麼如此寶愛！文



明人是將牠埋葬起來的，這實愛很爲顯然；火葬雖然把屍骨化灰，可是像日本仍舊要取屍灰的一部分來寶藏，而且後來還是要葬這灰，（日本的皇族不火化，是一種特權）；有些野蠻民族通行把死屍喂野狗，喂鳥，然而這也是一種葬；——好像世界上人類無論文野，把死屍當一只破鞋子似的扔了就算那樣的事，簡直是沒有的！

冰心女士在一篇小說裏曾經說過願沉屍海底，以珊瑚爲牀，與魚龍爲伴。這好像是「超」於埋葬的範圍之外。然而何嘗不是替自己的身後着想，又何嘗不是葬呀！好像無論誰，一想到死，就會連想到死後的何處埋骨；人類對於這地面的執着也真算得厲害極了呀！

從這屍骨的安排，於是又產生出多少「文化」來。埃及的法老因為寶愛他的遺體，興出了金字塔的偉大建築；不單是金字塔，埃及的一切文化幾乎全同「死」有關係，從「死」出來。

伐爾加曾說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財富的積蓄是長城運河，祠堂，墳墓，寺廟；我想來我們幾千年來費在死人身上的人力財力大概百倍千倍於長城，運河罷？從這一點看，就覺得現在的公墓到底是可以讚許的。

一九三二，一二，一二。

## 健美

希臘神話裏有一個關於歐羅巴命名由來的故事——

東方亞洲的泰耳 (Tyre) 國王有幼女名歐羅巴，(Europa) 爲神的王宙斯所愛慕；宙斯化爲白牛，乘歐羅巴與伴侶在海灘上遊嬉的時候，竊負而去，直到了克里底 (Crete) 島，宙斯乃復原形，而以歐羅巴爲妻，並命名該島附近之大陸爲歐羅巴，即今之歐洲。後來歐羅巴的哥哥喀特摩斯 (Cadmus) 尋妹不得，飄海到了希臘，

依了神的啓示，建城自立爲王：這城就名爲底比斯（Thebes）。喀特摩斯又爲始創希臘文字的人。

這個故事在神話上不過是解釋「事物由來」的小小的故事。歐羅巴與牛的戀愛也不過是神話中許多「人獸性交」的殘遺。在東方神話中，這一類「人獸性交」的故事屢屢有之。

但是曾在德國盛行過一時的表現派的劇作家凱撒（Kaiser）卻將這段故事加了新的解釋。他的劇本歐羅巴將神話中的「劫奪」改變爲歐羅巴的「選擇」。宙斯化身的「牛」是代表了剛健的肉體。歐羅巴在劇本裏是被說成她厭倦了那些文縷縷跳舞的求婚者的人，而中意了那剛健的獸。她不要「靈」，她要「肉」！

凱撒寫這篇劇本乃所以諷刺司但方喬治（Stefan George）的唯美

主義。同時又是表現派的「性道德」觀念的宣示。表現主義者在當初以革命者自命。可是凱撒這「唯肉主義」的性道德觀正和他在「*Caesar*」這五幕劇裏所表示的「社會革命」的觀點同樣地錯誤。在「性道德」方面，凱撒是「左到不知所云」，「左到」了布爾喬亞所追逐的肉感荒淫頹廢，但在「社會革命」方面，凱撒又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一個空想家，一個社會法西斯蒂。

這就是表現主義所以為崩潰中的布爾喬亞的文藝！

然而歐羅巴一劇中也有表現派對於「美」的觀點，這就是所謂「健美」！

多愁多病，弱不勝衣的女子，白面書生的男子，在「健美」的標準下，不用說是落伍者了。「健美」這口號，一般地說來，

是不錯的。但現在我們也常常聽到「健美」的呼聲。這意義就像某一位「學者」所說，封建社會的生活是靜定的，所以男子對於女性美的要求是嬌弱文雅貞靜，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卻是動的，冒險的，所以布爾喬亞的男子要求壯健活潑的女性美。我們這社會實在還不過是畸形的殖民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可是壯健活潑的女性美已經如此其需要之般。

於是我們就常常聽得高呼：健美！

事實上所有一切促進肉感的頹廢的影片也是「健美」的提倡者，我們在「健美」的幕後將看見仍是布爾喬亞所瘋狂地追逐着的肉感的刺激，荒淫，頹廢。

「健美」仍舊無補於女子的被侮辱的地位！真正意義的「健

美」要在女子被解放而且和男子共同擔負創造新生活那責任的時  
候！

一九三二，一二，一二。

## 現代的

現代的惡魔是滿面和氣的偽善者，他的兩把殺人如麻的板斧是「麻醉」和「欺騙」！這位新式的 Satan 不是「上帝」的反抗者而是同謀者。他教人們永遠空想著那永遠騙人的渺茫的「天國」和「樂園」。

他的旗幟是：超實現的美，陶醉心靈的神祕，至高至大的理想！



他的生活方法是躺在泥漿裏夢想那渺茫的美，神祕，理想，「給心靈上一種陶醉，一點慰安！」

現代的「騎士」不仗劍，不使槊；他們是輕裘緩帶，白眼看青天。他們擁護封建主的武器是虛無主義，「紳士風度」，幽雅自在；他們的堡寨是聖經賢傳，西洋古典文學，近代一切大思想家——大騙子的夢話！

但是我們現代又有大神曰：*Speed*！

相當於“*Speed*”這一字的意義的，有我們現在的流行語：「緊張」！

現代生活是「緊張」的，現代人的神經是「緊張」的。這「緊張」的主要成因，就是一方面人類正開始了亘古未有的「大

創造」，而一方面也正進行着亘古未有的「大決算」！

所以我們現在說「緊張」是指新的人類以大無畏的精神急趨於新世界的創造——新生活關係的確立，那樣的偉大使命時所必需的「猛進」和「魄力」；這是一種作戰！這是有計劃，有目標的；裂碎了舊的軀體，分娩出新生命新個體來！

這樣的「緊張」也必須成爲現代文藝的主要色調！

十九世紀末年的文藝曾經渲染了所謂「世紀末」的色彩；讚美着生活的急變，謳歌着「速度」和「威力」。這也是一種的「緊張」，但不是我們現在的「緊張」！這是舊世界趨向於潰滅的驚惶失措，手忙腳亂！

未來派的文學是那樣「世紀末」緊張的尖端表現。他們謳歌

「速度」，但那是向迷途，向絕地，向潰滅！他們謳歌「威力」，但那是暴亂的破壞的威力！

現在我們的文藝女神也叫做「緊張」，——也是「速」，是「力」，可是不同方向，不同質！

一九三二，一二，一二。

## 「法律外的航線」

坐在太陽光裏，一杯濃茶，一枝香煙，我看着書桌上一疊三四本的新出版物。我默想着那本剛讀完的短篇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我在心裏又說一句：

「無論如何，這是一本好書！」

這部小說的作者署名「沙汀」，光景是筆名罷，並且我猜想來作者大概不滿三十歲。這是他的第一次收穫，共收短篇小說十

二篇。從各篇末尾所註的年月看來，這是去年（一九三一）四月到今年八月的作品。其中漢奸和碼頭上兩篇登過文學月報，其他各篇我現在還是第一次得讀。

我最愛的幾篇是：法律外的航線，平平常常的故事，撤退，恐怖，瑩兒。

但是有些「性躁」的讀者或許和我的意見不同。他們未必喜歡我上舉的五篇，並且他們或許不很贊成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他們會覺得這位作家的文章沒有刺戟力，並且沒有煽動的熱情。他們或許不耐煩讀完這本集子。

不錯！在這本短篇集裏，沙汀君顯露出他的沒有多少刺戟力，和煽動性；然而這一種缺乏，並不掩蔽了作者的藝術的才

作者用了寫實的手法，很精細地描寫出社會現象，——真實的生活的圖畫。這一點，恐怕誰也不能否認。他的「對話」部分，是活生生的四川土話，是活的農民和小商人的話；他的農民和小商人嘴裏沒有別的作家硬捉來的那些智識分子所有的長篇大論以及按着邏輯排得很好很齊整的有訓練的辭句。他的描寫，或許有人覺得不很明快，——這是他的小毛病，然而假若你耐心讀了一遍，再讀一遍，你閉眼默想，你就能够感到那真實的生活的圖畫，如同你親身經歷過。我們舉一個例——

在甲板上，那些雜色客人的雜色談話開始了。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不住地，拏那響遍全中國全世界的傳統，使

自己喫驚，嘆氣，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欄干上，有的背靠緊壁，坐在鋪位上。

那個高長長的湖北老，縐着眉頭，頸子一偏，打斷誰的談話，說：

「你老是那裏聽來的啊！神話！比峽裏的呢，是兇。有主義，有宣傳吶。搶槍麼，那也看。前頭，四川運的槍確實被搶了，在城陵磯。打了三天三夜。上海有走線。可是就因為有槍囉！好打出來。裏邊也難活呢。」

立在三等艙門口的包袱客，正和一個學生爭讓着，這時，他突然掉轉頭，叫道：

「聽吶！我說鬧不好罷，田也分了，還是沒喫的。」

「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米麼，倒便宜，規定了的，幾百錢一斗。可是鹽，比人參貴。軍隊給堵斷了呀，通不過。也有胆大的偷去賣，賺錢呢。」

「也給價麼？咳！可以去吶？恐怕不能運多少罷？」負販熱心地問。

一個老頭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煙斗，嚷道：「鬧不好的！誰也鬧不好！」急急忙忙地裝好烟，站起來，「怎鬧得好？人還沒死够嘞！」他冲氣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崽拿着大洋盤，從冰箱邊轉過來，罵道：「死尸！沒帶眼麼？」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層樓上去了：老頭兒憤憤地，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



在上甲板上，欄干的周圍排好了鋼板，外國水兵架着機關槍。一個背著槍的洋兵，啣著大烟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香賓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大餐間裏的紳士們，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

法律外的航線

我們這文壇上，前幾年盛行着一種「公式」。結構一定是先有些被壓迫的民衆在窮苦憤怒中找不到出路，然後飛將軍似的來了一位「革命者」——一位全知全能的「理想的」先鋒，熱刺刺地宣傳起來，組織起來，而於是「羊羣中間有了牧人」，於是「行動」開始，那些民衆無例外地全體革命化。人物一定是屬於兩個界限分明的對抗的階級，沒有中間層，也沒有「階級的叛

徒」；人物的性格也是一正一反兩個「模子」，劃一整齊到就像上帝用黃土造成的「人」。故事的發展一定就是標語口號的一呼一應，人物的對話也就像羣衆大會裏的演說那樣緊張而熱烈，條理分明。

這樣的「公式」，在前幾年就被認爲神聖不可侵犯的「革命文學」的法規！一些沒有生活實感的革命文豪果然可以靠這「公式」大賣其野人頭，然而另一些真正有生活經驗的青年作家在這「公式」的權威下却不得不拋棄了他們「所有的」，而虛構着或者摹倣着他們那「所無的」。這就叫做我們中國的「新」寫實主義！

現在，那「公式」的權威比從前是差些了，所以我們能夠看

到沙汀以及其他幾位作家的「第一次收穫」印成了本子。但是那「公式」的遺毒究竟尙未消盡，所以我們在這法律外的航線中依然看見有一篇碼頭上。也許批評家們以爲這篇碼頭上最出色，最充滿了革命性。可是在我看來，碼頭上就是那個舊「公式」的新面目。舊「公式」的主要條件都殘留在碼頭上，却換了一件新大衣：流浪的無家的孩子。我們當然可以描寫那些流浪無家的孩子們，並且可以寫成一部很有意義的作品；但是有一個要點：作家必先實地觀察了這些流浪的孩子們的生活，並且發見了富有革命意義的部分，然後從事描寫。如果我們的作家一眼看見了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流浪人」，立即油然動了革命的感情，立即幻想着這些「小流浪人」理應有怎樣怎樣的革命意識，而于是就擎

起筆來寫；這就是一「抄小路」的辦法，也就是全心神沉浸在前幾年盛行的那個「公式」裏了；那結果就成了碼頭上那個顯然硬紮上去的「尾巴」。有些批評家們因這「尾巴」而讚嘆碼頭上的「革命性」，或者要申辯這「尾巴」寫的也是「真實」；可是都不相干，這「尾巴」終究是一個硬紮上去的「尾巴」。爲什麼？因爲我們沒有讀到那「尾巴」的時候，只看見一幅碼頭上的小癩三的漫畫，我們嗅不出半點兒「革命味」；而突然「尾巴」來了，革命意識！這樣，怎麼怨得人起了硬紮上去的印象？儘管有些批評家們賞識這「尾巴」，但是一般讀者却望著這「尾巴」發怔，覺得前後不接氣；因此，作家所希望的「藝術的感應」也就不能如願達到。當然，一切社會現象中都有革命意義，但作者的

任務是從那些社會現象中去實地體驗出革命意義，而不是先立一革命的結論，從而「創造」社會現象（作品中的故事）。幾年前盛行的「革命文學」就因為是那樣「創造」的，所以文學自文學，革命自革命，實際上並未聯在一起。

法律外的航線裏的短篇，大部分不是蹈襲了那個舊公式，並且作者的手法也是他自己的，這便是可喜的現象。盼望沙汀努力，再給我們一些！

一九三二，一二，一八。

## 「狂流」與「城市之夜」

明星和聯華兩影片公司近來都以「轉變作風」告。明星的「狂流」和聯華的「城市之夜」便是兩公司最近的代表作。

在技術一方面，因為「狂流」是取了前年大水災為題材，而且主要的是羣衆鬥爭，就不及「城市之夜」那樣主要在表現都市黑暗面來得容易見巧。如果「城市之夜」更能得都市觀衆的歡迎，那原因怕就在這一點上。

至於內容，要是我們單看了這兩張片子的說明書，也許覺得仍是「城市之夜」較好（那說明書實在是新穎的）；可是看過後細細一想，我們的意見就不同了。「狂流」中間穿插着一個戀愛的羅曼司，土豪的女兒戀愛了農民領袖的小學教師；「城市之夜」中間也有相似的羅曼司，資本家的兒子戀愛了一個女工。同樣的在戀愛中間表示了「父與子」的鬥爭。但是這兩個戀愛有其本質上的不同。在「狂流」，燃旺那土豪女兒的熱情的是對方勇敢光明的人格；但在「城市之夜」，引起了那資本家兒子的戀情的，是什麼呢？從劇情看來，只是淺薄的人道主義，或者竟是所謂神祕的不可解說的愛。「狂流」結尾處寫土豪不死於羣衆的憤怒，而死於水，不免猶有「天網恢恢」的封建臭味，但「城市之

夜」的結尾提出「到農村去創造新生活」的口號，也是似是而實非的。因為農村破產現在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農村並不是樂土呀！

事實上是農村先破產，所以農民離開了農村到「萬惡的都市」裏來求生活。「城市之夜」裏很濃厚的社會改良政策的傾向使得這張影片在結尾處拖了那個「到農村去」的口號，却把社會現象的因果倒置，使得全影片的都市黑暗描寫失去了暴露的意義了！也就在這一點上，「狂流」和「城市之夜」意識上的本質是不同的！「狂流」雖然還有多少缺點，尚不失為暴露社會黑暗的影片。



## 讀了田漢的戲曲

田漢戲曲別集第一冊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上海湖風書局出版，內收：年夜飯，梅雨，亂鐘，掃射，暴風雨中七個女性，共五篇。亂鐘以下三篇都以「反日鬥爭」為題材；亂鐘的背景是九一八瀋陽事變，掃射的背景是九一九長春失守，暴風雨中的背景則為一二八上海戰事的前夜。這三篇戲曲都曾屢次排演，給了人深刻的印象。

年夜飯寫失業的恐慌怎樣破碎了小布爾喬亞職業者的美滿生活的幻想，同時却也使他走上了革命的路。梅雨寫失業和高利貸壓迫下的勞動者家庭。我認爲這一篇最好。

因爲在梅雨中，不但攻擊工廠主的慘酷剝削，工人在設備不完全的工場送了命或是弄成殘廢以至失業，不但暴露了高利貸者以及所謂二房東怎樣吮吸工人的血汗，並且還把意識落後的老工人和他的意識進步的妻女作一對照，並且還批評了另一青年失業工人沾染了流氓意識而以詐嚇綁票爲復仇手段的錯誤。這是很複雜的題材。田漢先生驅使這複雜的題材，又簡潔，又明快！最後，他借老工人的自殺來宣告了落後意識的沒有出路，借詐嚇者的被捕來指出了流氓意識的不是路，而以羣衆罷工鬥爭的勝利爲

結束：「你瞧！不是天晴了麼？」用這樣雙關的熱情的一句閉了幕！

如果說田漢的戲曲有一個缺點是抽象的教訓太多，那麼，這篇「梅雨」是沒有這缺點的！

再者，田漢的戲曲即使帶點濃重的浪漫諦克色彩，可是他那生氣虎虎的熱情常使人異常感動。例如年夜飯，亂鐘，和掃射。然而給我以最大的喜悅的，還是梅雨。因為在此劇中，除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而外，還相當的配合著「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 何必「解放」！

這幾天，自由談上辯論着曾某的所謂「解放了的詞」，十分熱鬧。我並沒讀過那冊「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只看見了自由談上各位論文中所引的兩首，——曾「詞客」的「不朽之作」。世上儘有許多「出人意表之外」的妙事。例如前幾年有一位先生「發見」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許多「考證」。而現在又有曾「詞客」的「詞的解放運動」，那是更進一步的賣野人

頭了。

|曾某的「不朽之作」，已經有許多位先生批評過，這裏按下不表。且來談談怎樣是解放。

大凡文藝上的一種「解放運動」，不是憑空起來的。首先，必然是因為社會上先有了新舊思想的衝突。新的思想要用文藝的方式來表現，就感到舊有的文藝體制不適用，於是就創造出新體來了。這樣由新的內容產生了新的形式，纔能算是文藝上的某種「解放」。

現在的白話詩，對舊體詩而言，就是一種解放？因為兩者之間不單是形式不同，內涵的思想意識也完全兩樣。但這話也有例外。近來有許多白話詩在思想意識方面，實在還是封建思想的螟

蛤子，——從那種窮愁牢騷的呻吟到才子佳人式的新戀愛描寫，無一不是封建詩人的瘦影子；雖則儼然是白話詩了，但新店裏賣舊貨，此種白話詩和舊體詩的區別正好像舊體詩中古風與律絕之分。

曾某做的許多白話詩，實在就是那樣的舊體詩螟蛤子式的東西。所以他現在完全依着舊詞律來填「打打麻將」的新詞，倒是比較老實的辦法。去掉什麼「解放」的野人頭可矣！那不是省了一場口舌？而且君不見又一新詞人章某並沒戴上野人頭的「解放」，却早已上接納蘭性德的衣鉢而「不朽」了麼？

## 關於蕭伯納

蕭伯納在“*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文中論易卜生道：人們盲目地堅持着一些不正確的觀念（關於宗教的，政治的，兩性關係的），並且讓這些觀念左右他們的行動，雖則他們心裏不願；而易卜生的諷刺就是針對了此種矛盾狀態。

我們以爲蕭伯納也就和易卜生相像。蕭的重要著作都是揭發人們傳統觀念的錯誤（而這些錯誤的觀念又是統治者用種種手

段來維持的)，可是蕭比易卜生更深刻。例如對於傳統的錯誤的「義務」觀念，蕭說道：文明人常用義務這一名詞來掩飾他的行為的真正面目。在『The Man of Destiny』一劇中，蕭借了拿破崙的嘴說：「英國人做事總要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心裏要什麼東西了，嘴裏決不肯說他要。……當他要替曼卻斯脫的工業製造品找一個新市場的時候，他先派些牧師出去宣揚和平的福音。然而土人們傷害了牧師了，於是英國人立刻跳起來拿槍保護基督教；爲基督教而戰爭，而征略，而且謝謝天賜，佔領了那新市場。」在『Candida』和『Widower's Horses』等劇中，蕭嘲笑那些嘴上掛著「盡義務」的招牌，而無往不想自私自利的偽善者，真是一字一鞭。在以拿破崙爲主角的『The Man of Destiny』一劇，以羅馬大將凱





撒爲主角的“Caesar and Cleopatra”一劇中，蕭嘲笑着世人的「英雄崇拜」。在蕭的筆下，「英雄」這東西是非常蠢笨的自私自利者。同時這兩篇歷史劇又是「非戰的」。可是蕭的「非戰」劇本還當以“Arms and the Man”及“Major Barbara”爲最主要。前者揭發帝國主義國家的兵士對於戰爭的心理：「這是怕死，所以廝殺！」後者不但揭發大砲機關槍魚雷等等是殺人的利器，而「愛國」，「宗教」，「公道」，「義務」，等等好聽的名詞也是殺人的利器。

許多人認爲“Man and Superman”一劇中間有蕭的「哲學」，故其價值，乃在其他諸劇之上。誠然，人及超人除嘲笑世人的戀愛觀而外，又提出了「哲學」；——我們人不過是一種實驗品，是

介於獸和超人之間的一個環，而戀愛呢，則爲大自然達到目的（到超人）的一種手段罷了。戀愛是一種偉大的「宇宙力 Cosmic Force。」蕭在人及超人的前面寫了數萬言的長序，以說明他這哲學。喜歡拿戀愛來當作「哲學」研究的人們很可以讀那劇本和那長序。但是也不要太高興。因爲你若把人及超人讀了兩遍，你又要覺到蕭老先生或者在那裏嘲笑那些「戀愛哲學家」。

從「五四」以來，我們文壇上常常提到蕭的大名。蕭的著作，也很有幾本譯成中文了。然而對於蕭的研究，還是很少。趁現在這當兒，如果認真把蕭來研究，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罷？



第二輯 社會隨筆



## 「自殺」與「被殺」

今天讀了本刊所載郁達夫的「說死以及自殺情死之類」，就想起了我在日本報上所見他們日本人的自殺事件來。那是三年前罷，我在日本京都看見大阪每日新聞上登載了一段驚人的自殺事件。死者是一個有家室有財產的人，不為戀愛失敗，也不為投機破產，徒因身體有病，自覺得再不能活潑潑地做一個健康的人了，他就取了自殺這一手段。先殺了妻和一子一女（妻的自

殺大概是同意的)，這位身患痼疾者就鎖了家門，到銀行裏提取了一部分的存款，漫游了一個月，然後再打電話給他的在東京外務省當差的哥哥，說明了他全家的「慘劇」，於是他自己也就自刎在妻和兒女的屍邊。

這是一種變態心理的自殺，然而在變態心理的背後，我們却看見一個健康的心在那裏跳躍：這就是對於人生態度的嚴肅認真，絲毫不肯苟且！既然不能活潑潑地做一個健康的人，既然不能克盡健康的人們應盡的義務了，那就不如自殺了罷！——是這樣可感的不肯虛度浮生的意志驅使這位有家室有財產的痼疾者走上了自殺這條路！

我是詛咒自殺的。然而對於這位痼疾者的自殺，我却只有感

動了！難道我們能够非議這樣嚴肅的人生態度麼？假使他沒有那不可醫的痼疾，那他一定是非常勇敢的生活鬥爭的戰士罷？假使一個民族有那樣嚴肅的人生態度，這民族一定是不可侮的罷？

有這種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的，也不僅是日本民族；我不過隨手舉了一個日本人的例。並且我們也不可以誤會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的武力侵略就和日本人民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有什麼因果關係。不是的！那完全是兩件事！但是反過來說，沒有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的國民却不免要弄成受人侵略而不敢抵抗，常常呼號國恥而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社會內號稱中堅份子的一般中等階級就是最缺乏那樣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所以復興關北災區的資金要用獎券的方法來募集，所以救濟東北難民要開游藝會，要



用電影明星舞女名妓來號召！所以在冰天雪地中對日本帝國主義抵抗的，只有向來被賤視的窮苦老百姓了！

嚴肅認真，絲毫不肯苟安的人生態度！不能夠堂堂地做一個於社會於人類有用的人，那還不如死了罷！不能夠堂堂地過合理的人的生活，那還不如拚了命罷！這應該是我們的旗幟，我們的信條！

因為醉生夢死的人即使他不肯「自殺」，遲早要「被殺」！

## 緊抓住現在

全世界經濟恐慌，銀行倒閉，證券跌價，工廠停歇，失業者數千萬！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拚命備戰，兵工廠日夜開工，殺人的利器堆積如山，新發明的毒瓦斯奚止千百！全世界的「學者」再也包不住那火燒穿的謊，苦悶地叫著：文明破產！

呵，呵，我們這世界正到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轉變時代！

全中國經濟破壞，毒血似的洋貨深入了農村的血管，號稱豐年，農民沒有飯喫！全中國農村騷亂，金錢向安全地帶跑，造成了都市經濟的畸形的發展，造成了都市的奢侈繁華，淫逸罪惡，朱唇，玉腿，星眼，輪盤賭，烈酒，鴉片！全中國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在漢奸國賊的欺騙下，呻吟掙扎！全中國的「正人君子」搖頭長嘆：人心不古，世道維艱！

呵，呵，我們這中國也正到了歷史上空前的苦難時代——然而也是轉變的時代！

黑暗混亂的現代呵！脆弱的小市民的靈魂承受不住這苦難的「現在」他們要逃避現實，他們仰臉看天，——上帝或神所托的天，他們寄星星的慰安於渺茫的未來！他們回頭去看，——神武

光榮的過去，他們借此聊以自驅！

未來，未來！這表現也在時輪金剛法會，也在「長期抵抗」的十年二十年臥薪嘗膽！

過去，過去！這表玩也在「民族英雄」岳武穆的景仰，戚繼光的崇拜，某處有殺倭衛，某處有禦倭臺！……我們的海上文豪顛倒數著這些「家珍」，三日三夜數不完！

然而「現在」怎麼辦呢？

回答是沉默，沉默，第三個沉默！

可是人家却緊抓住了這「現在」秣馬厲兵，侵略，侵略，第三個侵略！

咄！生當這全世界轉變時代全中國苦難時代的我們呀！再不

要迷戀過去，空想未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的祇是未來！  
讓我們高呼一聲：——

緊抓住現在！

住

## 血戰後一週年

如果說「九一八」的瀋陽事變好像晴天一霹靂，那麼「一二八」的上海血戰光景就是暴風雨罷？現在離「一二八」又是一週年了，全中國固然是密雲未雨前的黑暗沉悶，全世界也是加緊武裝，待機爆發。戰神在猶笑！

我們回想上海血戰的當時，大火燒燬了繁盛的閘北，砲彈掃平了江灣吳淞大場，租界內傷兵難民滿坑滿谷，資產者憂慮著公

債庫券變成廢紙，憂慮著閘北地皮永遠跌價，內地的小商人爲了上海「錢莊不通」而愁眉蹙額，沿鐵路線的農民忍痛看著自己的田地被圈作飛機場，被挖掘了戰壕，大人先生忙著布置陪都，陸都，行都，恨不得一步跨上了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我們現在一閉眼就喚回了去年此時可歌可泣可嘆的時代交響曲！

但是一週年以後的上海怎麼呢？救濟東北難民游藝會在「花選」的歡呼中閉幕了，復興閘北災區的獎券正以頭彩三十九萬圓大事號召，天堂的租界裏新開了幾家影戲館，大減價的百貨商店顧客潮擁，梅博士來上海奏藝，許多人買不到票，新妝的短大衣，新妝的更長的旗袍：繁華的上海依然那樣繁華，——不，更加繁華！如果不是愛多嘴的新聞紙頻傳熱河告急，山海關頭砲

響，誰又肯信我們的國難仍是未已，我不犯人，人却犯我，而所謂「長期抵抗」事實上乃是長期「不」抵抗！

上海實在是太平世界了。却是蒙在鼓心裏的上海小市民還沒忘記去年此日的教訓，看見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要舉行「檢閱式」，於是又恐慌，又紛紛搬家。可敬而又可憐的小市民呀！你們不要慌！難道你們沒聽說英法對日有密約，日本不再來騷擾上海，那交換條件就是英法默認日本在熱河榆關的軍事行動？有錢人比你們聰明得多了，他們知道上海是太平世界。不見他們朝朝暮暮酣歌醉舞麼？



## 九一八週年

「九一八」又到了。我想來一定有許多人替「九一八」做「週年」，而且是各式各樣的「週年」——從放假，下半旗，開會，停止娛樂一天，報紙上紀念號，七言絕句，五言古風，名人要人題字，等等，以至於七七四十九天的時輪金剛法會之類。

同時，一定另外有些人的「紀念週年」是做不成的，例如東北義勇軍想攻佔瀋陽而軍火苦不足，士兵們想殺賊而上官命令

而同時日內瓦也許要來一個「週年」；承認了「滿洲國」是事實上的存在，國聯他老人家管不了；華盛頓也許要來「週年」；重申九國條約，再給高等華人空心湯圓；而且又同時：日本人也來「週年」，日俄形勢險惡，或者，熱河喫緊，平津恐慌。

只有日內瓦，華盛頓，東京的「週年」如何做法，我們不能十分斷定，因為我們還不很明白他們幕後的談判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

幾分可以預料的，是我們國內放假一天下半旗之類的「週年」；並且從「攘外必先安內」以至「述祖德」式的捧捧古代抗日英雄戚繼光之類的詩古文辭，也是可以預料的。

只有瓦片翻身的時候，我們然後可以有另一樣的「週年」；  
但預言家洩漏天機是犯罪的，還有什麼話說！

## 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躍

「一二八」上海血戰的當時，百業恐慌，出版界也不能例外。被燒燬了總廠的商務印書館固然當即停業，其他的書局也都厲行「緊縮政策」。那時候人人的心裏是悲觀迷惘，人人的嘴邊似乎都有一句話：怎樣？

停戰協定床上簽字以後，大家在悲痛中鬆過一口氣來了。然而市場破壞，金融停滯，百業蕭條。那時候，還沒看清國聯的滑

稽戲和李頓調查團的「雙簧」絕技的中國人——尤其是小市民，都不免有幾分幻想罷？可是肥皂泡的幻想終敵不住殘酷的現實，因而那時候人人的心裏還是迷惑焦灼，人人的勉強苦笑的嘴角又都掛着一句話：怎樣？

怎樣呀？看不見出路的一般市民滾油煎心似的焦灼着。這苦悶狀態的反應就是出版界的大活躍！一時創刊的定期刊物多到不可勝數。因為一方面果然有很多人要說話，而另一方面有更多的  
人要聽聽人家說的怎樣。

而於是在百業蕭條中的出版界獨表示了空前的大活躍！這是出版界的景氣時代，是一九三〇年以後僅見的第一次蓬蓬勃勃；雖然在這景氣的糖衣內面却是山河破碎的辛酸，前途黑暗的苦

悶，可是「人心未死」的靈光也在這裏閃耀着，那意義比各團體應景似的電報呼號更見重要。

這大批的出版物自然免不了議論龐雜。然而何足爲病！現在這時代，正是各派各黨的主張在民衆面前受審判被抉擇的劃時代的時期，除了悲觀頹廢玩世遊戲的態度以至媚外欺內的荒謬言論，此外都應得站到民衆法庭的堂上去！

在這時代，主張的龐雜混亂正是歷史進展不可免避的階段，時代的輪子將碾出一道筆直的正軌。人爲的取締是徒勞的！

在這意義上，我們對於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躍高喊一聲：敬禮！

## 神怪野獸影片

據大陸報的統計，去年本埠賣座最佳的影片是同心結，人猿泰山，紅樓豔史，科學怪人，龍虎鬪，等五片。記得本年元旦南京大戲院開映蠻女天堂，第一場開映前一小時已經連第二場的票子都賣完。人猿泰山，科學怪人，龍虎鬪，以及蠻女天堂，都是所謂神怪蠻荒野獸的片子，都不是現實人生的題材。此種非現實人生的神怪蠻荒野獸影片，（乃至小說），兩年前盛行於歐美，

迄今未衰，而上海乃亦波及。

這意義就是一般市民渴想「逃避現實」！

爲什麼要逃避現實呢？因爲在這慘酷鬪爭的社會中感得無出路；因爲這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精神破產」，正像歐洲許多法西斯學者所悲痛地自白。從逃避現實中，我們看見了沒落階級的頹唐，徬徨，悲觀。這是他們下意識的流露！

而另一方面，因爲電影是普遍的大衆的藝術，統治階級必要利用之。他們曾經在銀幕上企圖欺騙民衆，例如一九二九——三〇年所出的許多「未來世界理想」的片子（其中之一是 *Metropolis*，中文譯名好像是科學世界），他們又曾企圖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意識」，例如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尙武」的戰事影片。而



在此兩者之外，又巧妙地「迴避現實」，引導一般市民的眼光到神怪，野獸，蠻荒了。這是麻醉看客！

就因爲一方是有意地要迴避現實，而另一方面，——一般市民的觀衆，是下意識地要逃避現實，而於是神怪野獸蠻荒的影片賣座極佳了！

然而也就在這上頭，我們看出了世界統治階級的手忙脚亂，以及在他們「教育」下一般小市民的迷惑彷徨，頹唐悲觀。

## 玉腿酥胸以外

一二八事變的當兒，上海的影戲院當真停了若干日的市。後來「床上協定」既經簽字，於是乎「救國不忘娛樂」，——或是「娛樂不忘救國」，影戲院也就恢復了舊有的繁榮。

然而專以「玉腿酥胸」為號召的影片頗受人抨擊了！因為這些荒淫肉感的片子能够消磨抗日救國的壯志。

同時，武俠迷信的影片也受人抨擊了！因為這些封建思想的

片子能够麻醉人心。

同時，電影之爲民衆教育的利器云云，也更加喊得響亮。一時大家都要求著發揚民族精神的影片，提倡國貨的影片，或是什麼提倡努力生產的影片了。影片公司也忙着轉換方向。雖則姍姍其來遲，但是一二八週年以後，我們到底看見了「狂流」和「城市之夜」「三個摩登女性」這一些嶄新的片子了。聽說這些片子確能和舶來品的「玉腿酥胸」鬪一鬪。可是眼前我們在「抗日戰爭」呀，民衆應該抱「抵抗到底」的決心，民衆應該明瞭前線的將士怎樣「浴血苦戰」而趕快踴躍輸將呀，那自然只有了「狂流」等等還嫌不夠！那自然必須編製幾部「抗日戰爭」影片才行！

這是上下一致的要求！而且在上者已在籌備。

不過「抗日戰爭」我們看見過好幾幕了。其中最難忘的，是湯玉麟將軍的逃走。這不是能夠「提神」的節目，想來是不會被採用的。那麼採用的，光景是喜峯口的勝利，大刀隊的神勇，而題了「還我河山」那樣雄壯的名兒。這樣，民衆看了，既知道確已「抗」過，而且不忘「還我」，自然感戴之至！

這是在「玉腿酥胸」和「武俠迷信」以外另闢蹊徑，足以使老百姓放下一百二十四個心，醉迷迷地等待「長期抵抗」的最後勝利！

## ✓歡迎古物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在四小時內打下了「天下第一雄關」以後，大人先生們就記念着北平文化城裏的古物。現在好了，平津尙未陷落，而古物已經裝箱待運：據說共裝三千大木箱，須得四列車方能運走：那麼，萬一不遠的將來平津失守，而古物無恙，大人先生們庶可告無罪於列祖列宗。

古物雖有三千箱之多，但到底只有三千箱，四列車也便運了

走。比不得平津的地皮是沒有法子運走的。至於平津的老百姓，——幾百萬的老百姓，更其犯不着替他們打算，他們自己有腿！況且就價值而言，也是老百姓可憎而古物可貴。不見洋大人撰述的許多講到中華古國的書麼？他們嘲笑豬一樣的中華老百姓，却讚賞世界無比的中華古物呢！如果爲了不值錢的老百姓而丟失了值錢的古物，豈不被洋大人所嘆，而且要騰笑國際？於此，我們老百姓不能不感謝大人先生們盡瘁國事的苦心！

然而別有心腸的日本帝國主義似乎並不因爲北平古物已走而就此放手。他們正在急急忙忙增兵到熱河邊境。我們用火車運古物，他們用火車運兵！平津的老百姓眼見古物車南下却不見兵車北上，而又聽得日軍步步逼進，他們那被棄無告的眼淚只好往肚

子裏吞。

可惜洋鬼子的機械文明尙未臻萬能之境。不然，用一架碩大的起重機把中華古國所有的國寶，例如北平的三海大內，曲阜的孔林，南京的孫陵之類，一齊都吊上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去，讓大人先生們安安穩穩守在那裏「長期抵抗」，豈不是曠世之奇勛！

不過目前已經有四列車的古物待運，實在也是了不起的蠢謀了，老百姓感激零涕之餘，應該高呼三聲：古物萬歲！

## 蕭伯訥來游中國

英國文壇老將蕭伯訥近在環游世界的途中，不久就要到上海。

中國智識界大概還沒忘記這位蕭老先生在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時代曾被熱烈地介紹過罷？一提起易卜生，大概會聯想到蕭伯訥罷？大概就會想到「華倫夫人之職業」一劇中所提出的問題——資本主義文明下所包孕的矛盾，在五卅當時曾經引起青年們如何



熱烈的注意罷？

[蕭老先生的全部著作是批判資本主義文明的。他的風格兼含幽默和冷諷。我們看了「武器與人」中間那個把朱古律糖裝在子彈盒裏的「少爺兵」的行徑，我們一定要笑的，可是我們在笑中一定也要感到一縷的酸冷罷？在這偉大的劇本裏，蕭老先生暴露了帝國主義代言人對於近代戰爭的一切阿諛粉飾！一切騙人的大謊——什麼爲世界文明而戰，爲公理而戰，蕭老先生輕輕地笑着就一古腦兒戳穿！

他和新近去世的同在英國劇壇負盛名而且得了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高司華綏是不同的。高司華綏的作品雖然表面上似乎亦是抉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腐敗，可是根底裏他還肯定着現制

度並且替現制度辯護的。

自歐戰以來，許多曾以人生戰士自居的歐洲老文豪都開了倒車了：不開倒車而更向光明猛進的，在法有羅曼羅蘭，在英有蕭伯訥。兩位都指斥帝國主義的暴行。在這太平洋上風雲險惡，帝國主義加緊準備瓜分中國和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時，我們對於蕭伯訥來游中國表示歡迎，並且希望他能夠參加不久亦將到中國的世界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所組織的調查團！

## 「驚人發展」

十一日報載日內瓦電訊，國聯處理中日爭端，將有「驚人發展」云云。哦！國聯要主持「公道」了麼？我們恪遵「長期抵抗」的憲訓的人民逃聽之下，當真是感激萬分！

然而我們細考這將有的驚人發展的來由，却原來是爲了日本要「獨吞」滿洲而國聯則根據李頓報告書的建議部分要「共管」滿洲。在獨吞的局面下，東北非我所有，但在共管的形式下，東

北亦未必爲我所實有。主人公的我們在日內瓦「驚人發展」以後依然是被掠奪而已！

李頓報告書發表以後，我們曾經聽得一些「學者名流」讚揚之爲「公平」。學者名流雖然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但他們在讚揚李頓報告書爲「公平」這點上，確已成爲「第三種人」。現在國聯抖擻精神要採用李頓報告書的建議，並且準備「覓取實施的途徑」，這在我們貴國的「第三種人」看來，當然是公平之上又加了公平，真所謂「國聯有靈，不負苦心人！」

可是學者名流也許還不肯自承爲「第三種人」，他們要申明他們的愛國之道。他們會有這樣的高論：自家的力量總是不能從強盜手中取回失物的了，何如慷慨一下，讓強鄰共管，做一個順

水情人，況且我們還落得一個擁有「主權」的虛名？

這樣聰明的邏輯，自然是學者名流拿手的好戲。只可惜李頓報告書的建議部分不但想共管東北，還暗示了共管全中國的「公正」提議；這一點，聰明的學者名流雖然裝作不懂，而愚笨的小百姓却不肯忘記。

等着罷！日內瓦在眼前這「驚人發展」以後，還有一次更驚人的發展呢！那時候，李頓調查團功德圓滿，全中國都成了共管下的太平世界；那時候，國難當真結束，而「長期抵抗」的意想不到的效力於是乎顯著！

然而最討厭的是不懂禮貌只曉得要飯喫的四萬萬中國老百姓却未必那樣好說話！

## 學生

五四，五卅運動的時候，青年學生真乃出足了風頭。當時對於學生的看法，顯然有兩極端：一是讚頌，讚頌之甚者大有希望學生把國家興衰巨任整個兒擔負了去的意思；又一是詛咒，詛咒之極致則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於「國家不幸，乃有妖孽之學生。」

後來，學生這一名號漸漸不受人注意；因為據說國家大事到底不能付託給青年學子，仍須奔走革命數十年的老革命黨繼續努

力才行。到了孫傳芳部下大刀隊在上海屠殺青年那時候及其以後，學生這一名號就霉到極頂。這時候一般人對於學生的看法也不同了：學生倒底不中用！

然而瀋陽事變來了。三天工夫內，東北三省淪於敵手。正當「不抵抗」呀，「鎮靜」呀，「聲訴國聯」呀，鬧得不亦樂乎的時候，突然又以「學生運動來了」告警！南方的學生到首都請願，北方的學生也要南下。那種火拉拉熱惹惹的情形，委實叫人看了覺得比東北失陷還要嚴重些。但這時一般的批評却頗不美；這時的學生只落得了「狂躁妄動，被人利用」的惡名。即使是最寬恕的論調也以爲學生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二八上海戰事以後，我親耳聽得一位老先生忿忿然說道：「都是學生鬧出來

的！可是東洋兵來了，學生早又跑得精光，叫老百姓頂罪！」這句話實在代表了許多可憐的忠厚人對於學生的批評。近來許多責備學生「也要逃難」的命令和輿論實在骨子裏也就和上述某老先生的話一鼻孔出氣。他們不是把學生看成搗亂分子，就是把學生看成三頭六臂不怕刀槍的天人。

似乎學生是智識分子，不是兵，這樣粗淺的事實，竟有許多人還不很懂！於是在這「不懂」下面，學生這一名號又再度霧到極頂。



## 阿Q相

想來讀過「阿Q正傳」的人永遠不能忘記阿Q的思想意識罷？「阿Q正傳」的精髓就在這種「阿Q相」的有力的揭發。

「阿Q相」的要點，約可撮舉如下：

事實上失敗或屈伏的時候，便有「精神上的勝利」聊自安慰，於是「反敗為勝」，睡覺也甜甜了。阿Q的名言，所謂「被兒子打」，所謂「我的祖宗比你強」，就是他「精神勝利」的哲

學。

趙太爺或趙秀才的大棍子打將來時，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將來時，也是無抵抗；但在阿Q視爲平輩或低一輩的王鬚小D之類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時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權了，雖然結果常常只有「精神的勝利」，可是阿Q的「壯志」永遠不會銷沉。

這便是所謂「阿Q相」，也就是數千年來身受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矯傳教育的中華大多數國民的普遍相！

「阿Q正傳」出世以後，「阿Q相」很受人譏笑了；但是譏笑儘管譏笑，「阿Q相」依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會現象中。特別在「九一八」國難以後，「阿Q相」的「精神勝利」和「不抵

抗」總算發揮得淋漓盡致了。

那麼「阿Q相」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的民族性罷？此又未必然！因為同是黃臉孔的中國人不盡是那樣乏。不見東北義勇軍過去一年來的浴血苦戰麼？這原因大概就在那些投身義勇軍的東北老百姓們沒有受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嫡傳的心法。

在這一點上，「阿Q相」的別名也就可以稱爲「聖賢相」或「大人相」。

## 論洋八股

有「國」斯有「洋」。有了國貨八股，自然也有所謂洋八股。

國貨八股是帝王統一思想的手段。同樣在外國古代現代的有冕無冕的帝王都有那麼一手。對國貨八股而言，那就是洋八股。

這是洋八股的一個解釋。也可以說是洋八股的本來意義。海通以還，洋貨輸入中國，跟着就擾亂中國本有的社會經濟

組織，於是國貨八股失却作用了，不得不乞靈於洋八股。於是我們這裏就有了洋八股了。這種洋八股是要代替國貨八股來「正人心，拒邪說」的，例如法西斯主義便是最新的洋八股。

洋人還有別的八股。例如法西斯主義不大行得通的地方便有社會民主主義這項洋八股。我們中國是一個複雜的國家，所以也有人輸入這項洋八股，雖然銷路未見怎樣暢達。

此外，土耳其的基瑪爾，印度的甘地，都是「八股名手」；他們的八股別是一種風格，而其與正統洋八股「殊途同歸」，則亦既已成效共睹。因而在我們市場上也會大登其廣告。

洋八股還有兩項得意的筆法，就是麻醉和欺騙。這雖是「偏鋒」，力量可也不下於正面的單刀直入。國貨八股本來也有此種

手法，但總不及洋八股能把這兩者研究到變化無窮，神妙莫測。而照最近的事實看來，我們的洋八股學生在這上頭却也不弱於乃師了！

現在華盛頓會議快就要開了。說不定就有一篇驚人的洋八股出來，我們等着瞧罷！

洋八股還有別的解釋，但這不在今天題意之內，將來有機會再談。

## 也算「現代史」罷

郁達夫先生仗着一枝禿筆跑江湖，也總算是老資格的了，可是他最近也感到他這書獃子在上海混不過去，大雨天裏溜到杭州去過「隱士」生活。在下跑江湖的資格遠不及達夫先生，可是十多年來也總死賴在上海，這回看見達夫先生的榜樣，也就浩然起了「歸」志。

說到敝鄉，跟杭州就差的遠了。杭州是「天堂」，敝鄉不過

是「草鎮」。在敵鄉人眼裏看來，上海更是天堂的天堂。所以即使在上海是十足的「阿木林」，到了敵鄉儘能够充內行，到處不會喫虧。爲的有這一層保障，我到了敵鄉後就居然敢到處闖，不怕上當。

那一天，我帶了十幾個銅子，悠悠然上街閒逛，忽然到了一個空場左近，猛聽得鑼鼓喧天，我趑過去一看，原來是變把戲的。不用說，照例是布幔圍住，看不見把戲場裏的祕密。又是照例的場口一幅當作屏門用的布幔上畫著紅紅綠綠的「把式」圖；有男有女，有老有小，還有馬。原來這是改良新式把戲，有十八九歲的姑娘跑馬「獻技」。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回兒，知道進場票價是十六個銅子。我數



一數，身邊剛好有十六個銅子。但我到底在上海混過十多年，知道那門面上的五彩廣告畫是騙人的，還是留着十六個銅子買燒餅喫罷。於是脚跟一轉，正想走了，猛不防那把戲場門前賣票的漢子忽地把那廣告畫的布幔拉開，特別放盤，送閱幾秒鐘。我明明看見一位十八九歲拖著兩根短辮子的紅衣姑娘騎在一匹黃馬上在場裏疾馳！好哇！我的耳邊就騰起了這樣的采聲。當下我一陣糊塗，就犧牲了十六個銅子，搖搖擺擺進了場。

自然我那時候不相信自己早做了阿木林。因為馬是有的，一匹黃馬。馬上有人，拖著兩條短辮子，約莫十八九歲，紅衣黑褲子的姑娘。而這姑娘騎了馬是在那裏跑。而且鑼鼓敲的好不熱鬧。但是十分鐘後，我就覺悟到有點上當了。因為那姑娘和馬只

不過繞著圈子走，而且慢騰騰地走著。不用說，這樣繞圈子走，看到第三遍時，就是小孩子也看厭了。何況到第四遍時，我又「發現」了那馬上的姑娘好像不是真的姑娘。不但胸前一平如砥，而且全臉全身毫無半點女相。本來我是看把戲，真姑娘或是假姑娘的把戲，我可以不管，不過把小子來冒充姑娘，可也太把看客當作頭號阿木林了。

然而正當我憤憤不平的時候，「把戲」可就當真來了，場門口賣票那漢子這時忽又站上了高凳，臉對着場裏，把兩個手指放在嘴裏吹一個胡哨，立刻那馬上的假姑娘（對不起，我斷定她是假姑娘了，）在馬屁股上加一鞭，琮琮地快跑起來了！同時，那漢子就把那當作屏門的五彩廣告畫布幔刷的一下拉了開來，嘴裏

怪聲怪氣大嚷。幾秒鐘後，——剛好那假姑娘跑完一個圈，布幔重復拉上，場內的祕密就此再不給場外人看，而那匹黃馬又是慢騰騰地走著。

可是這一次的特別放盤，送閱幾秒鐘，居然又吸進了幾個看客。

以後這同樣的「把戲」第三次第四次……無數次演著，直到變把戲的覺得人們的錢袋已經空空。然而那時天色不早，就要說「明天請早」了！

我算是做了三小時的十足阿木林。我拍拍空了的錢袋，忍不住笑起來了。記得申報自由談上登過何家幹先生的一篇短文——

現代史，也是講變戲法的怎樣叫人慷慨解囊。但是我覺得我所碰

到的這班變把戲的，更是巧妙。妙在那幾秒鐘的「拉開布幔」，叫局外人看見場裏確是像煞有介事緊張。

也算是「現代史」罷！

## 時髦病

所謂「時髦病」是矛盾混亂的社會裏常見的一種流行病。「時髦」二字，在這裏並不作通常的「趨時」的解釋，而有「硬要出語驚人」的意義。

「時髦病」有好幾種，這裏只說那最普遍的一種。這一種的病象是——

打倒一切：什麼都是要不得了，但是誰也不配去執行那「打

倒一切」的工作。

罵倒一切：覺得別人都是不澈底，都是錯誤的；但是他自己跳在雲端裏，永遠不會腳踏實地走一步，所以他就永遠澈底，永遠不會錯了。

不屑做平凡的事：看見人家做披荆斬棘探路的工作，他是要冷笑的；他說「只要跳過去就行了，誰耐煩這麼枝枝節節地幹！」可是他自己永遠不會跳給人家看。

他過着小布爾喬亞的生活，但口口聲聲咒罵別人是小布爾喬亞；他在封建思想和封建勢力的包圍中，但他以為封建思想早就沒落了，封建勢力只存半口殘喘，因而假使還有人在那里攻擊封建思想，在他看來，就是時代的落伍者。

他是獨往獨來的英雄，他否定客觀的現實！

他嘴裏從不說「我」，但他的心裏常有一個大字——「我」！

他天天嚷着：要光明，要自由！但是他望見了那由黑暗到光明之間的一段半明半暗的路程就害怕了，而且他用美妙的詞令來掩飾了他的害怕。他要自由，可是他不肯爬上那到自由的梯子，因為他反對平凡的一步一步的爬，他的理想是「飛」！

他的喜悅是：常常有材料給他罵，他因此是一個最勇敢最澈底的「革命者」。但他的悲哀是：「革命」不了解他！

## 「回到農村去！」

都市發達了，桃源式的農村改變面目了，於是乎乃有田園詩人生起懷鄉病來了；這口號是「到農村去」！

前世紀的八十年代，俄國的知識分子因為革命運動在都市裏碰了壁，於是乎也要轉換革命運動的方向；那口號就是「到民間去」！所謂「民間」，也指的農村。

這兩種不同的「到農村去」的呼聲，我們也聽得我們的知識



分子有一時叫過了。可是近來却又聽得了第三種的「回到農村去」的呼聲；這，一見於影片「城市之夜」末尾的字幕，再見於申報讀者顧問欄內「回到農村去的討論」，三見於民國二十一年度中國銀行營業報告的結論，「二十二年度金融政策之轉移」，主張「向之投資視線集中於通商口岸者，今既知非內地健康無以增進國民經濟之繁榮，宜尋覓安全之途徑，以集中之資金，散而還諸內地。」

「城市之夜」是勸告那些拋棄農村而擠在都市裏的窮人「回到農村去建造農村的天堂」；上海銀行家主張把那些集中到都市的資金「回到農村去」恢復內地的健康；而「回到農村去的討論」中那幾位正面主張者則要人帶了銀子去開發農村。三者之中，自

然是銀行家最高明。因為農村裏所缺乏者，確不是人，而是資金。

但是「近來內地植桑之戶，不能育蠶，問其故，則曰：不得一元以購蠶種。」中國銀行報告書又這樣描寫了農村的貧乏。這就是說農民非但沒有一塊錢的儲蓄，並連一塊錢的債也借不動，因為他早已押盡當光。所以除非上海銀行家肯以放振的形式把資金「散而還諸內地」，不然，農民還是不得一元以購蠶種！

原來資金還到農村，「宜尋覓安全之途徑。」可惜這「安全之途徑」何在，中行報告書裏沒有明白告訴我們！

## 再談「回農村去」

對於曹聚仁先生「主張回農村去」的議論，我同意於楊幸之先生的駁詰。現在我再說幾句話。

曹先生把中國農村分爲三種方式，我覺得非常奇怪。楊先生已經指出了曹先生這錯誤在於「硬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整個殖民地，整個處於崩潰過程中的農村分割成不相聯繫的似乎可以獨立的三種地域，……」可是我覺得就使退一步斷章取義來考查曹

先生那種說法，也令人不解。

第一，曹先生說河南陝西一帶早已成爲「無農之村」。這裏的「農」字，不知是指「農民」呢，抑是指「農事」？據曹先生所說「縣長勒令種烟，交不出烟捐便打屁股，」則他所謂「無農」實乃農民不能種田，而不是沒有農民。而曹先生遂下結論曰：「這種無農之村，當然無從回去。」這就是說：不能務農，回去做甚！但是曹先生不又主張到丙種農村去「組織自耕農作自衛戰」麼？既然可以到丙種農村作「自衛戰」，爲什麼又是「當然無從回」到甲種的所謂「無農之村」？難道河南陝西的有田不得種稻的農民真是該死的麼？

第二，曹先生以爲江浙湘皖一帶，資本主義喫大地主，大地

主喫佃農，這種「臨於潰滅的農村，也還無法回去。」在這裏，曹先生所謂「臨於潰滅的農村」一語又很含糊。若說是「農村經濟」臨於潰滅麼？則「資本主義喫大地主，大地主喫佃農」的結果不一定是「農村經濟」潰滅，却是自耕農淪爲農奴。曹先生的意思或卽在此，所以他就一貫的把對付甲種農村的目光再對付此乙種農村：「也還無法回去！」

因此他以爲就只有丙種農村值得或「有法」回去了。因爲那是自耕農爲中心，而且「卽不鬪爭也可以取勝。」然而，這是怎樣的「烏托邦」的理論！然而同時我們也可知道曹先生之覺得甲乙兩種農村「無從回去」因爲那兩種農村裏沒有自耕農而且紳士痞棍之力很强。想把自耕農作爲農村中抵抗惡勢力的基本力量，

這也是曹先生的認識錯誤。

本來我上次發表的短文只就影片「城市之夜」等等三種「回到農村去」的呼聲，加以消極的質問，我並不是主張不要回農村去。至於回農村去幹什麼，說來話長，今天只好不討論了。

#### 附曹聚仁先生的「回農村去！」

我和玄，楊幸之兩先生的意見稍有不同，我是褊袒「回農村去」的。

中國現在有三種方式的農村：（甲）河南陝西一帶的農村，早已成爲「無農之村」；縣長勒令種烟，交不出烟捐便打屁股。城裏公子少爺喫茄力克香烟，鄉下大姑娘沒有褲子

穿。這種「無農之村」，當然無從回去。（乙）江浙湘皖一帶的農村，有大地主，有佃農；資本主義喫大地主，大地主再喫佃農；這種臨於潰滅的農村，也還無法回去。但是中國還有第三種農村——（丙）自耕農為中心的農村。即如我的家鄉——錢塘江上流的鄉村，絕少萬金以上的富戶，自耕農佔十分之八。並不是世外桃源，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們若能回去，絕對不會失望的。

回到鄉村去做什麼呢？我們去組織自耕農作自衛戰。目前資本主義把甲種農村的精液已經吸乾，乙種農村也沒有甜頭可得，惟有丙種農村被他們看作肥肉，其欲逐逐。若是農業電氣化這類新名詞成爲他們踏進農村的手段，自耕農將立刻

踏在他們的腳底。我們要幫助自耕農，組成強有力的團體，以集體農團來實現農業電氣化，我們使自耕農能保持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器械，則資本主義即失去抓奪的機會。機運一轉，乙種農村也有轉機的希望。

新社會的建立，不論用什麼過程，破壞以後，必須繼之以建設。替丙種農村增加實力，即是替農村經濟奠了基石；從饑荒中逃過來的新社會，其社會秩序方能恢復得快，所以爲自耕農作自衛戰，即是爲新社會作自衛戰。且看消費協作社在蘇俄革命進程所盡的力，我們不能看輕丙種農村的力量。丙種農村當然也有紳士痞棍之類，那是容易對付的。紳士痞棍要假虎威而後行，對於自耕農沒有直接約束的力量，我



們和自耕農站在一起，即不鬪爭也可以取勝了。

最後，我也說兩句近於口號的話：「我們回農村去！我們幫助自耕農去！」

## 漢奸

「九一八」以後，咱們中華民國的特產品是漢奸。而出產漢奸最多的，首推官商兩界。上海戰事發生後，據說有些江北苦力也當漢奸，現在熱河「大戰」聲中，據說熱河的老百姓也當漢奸，有報爲證：「湯玉麟主熱數載，橫征暴斂，任意宰割，怨聲載道，民不堪命，……是以日軍進犯，非特不得後方民衆之協助，動輒發生阻礙。」（申報三月十四日北平通信，熱河淪陷原

因。○另據別報，則熱河的老百姓簡直襲攻熱河軍隊的後方，而且爲日本軍作嚮導，所以自開魯至赤峯，不下千里，日本軍走了五六天就到了。

此種熱河老百姓漢奸之發見，是非常重要的。因爲由此可見今回「全盤抵抗計畫」之失敗，第一應負責任的，是熱河的老百姓。現在「輿論」界都指熱民的甘作漢奸是湯玉麟任意宰割的結果，言下大有開脫熱民之意。然而不然。因爲第一，做了老百姓就應當忍受橫征暴斂，任意宰割，第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做漢奸賣國原是大人先生們的專利品。並且湯玉麟不過是學人家的榜樣而已。現在一古腦兒推在他身上，豈得謂公平？

從熱河的漢奸，我又想到上海血戰一月而退到第二道防線的

時候，還發現過一種漢奸。據說是正當大軍全師而退的時候，有些搗亂的份子煽動前線的士兵繼續堅守；這明明是要破壞「長期抵抗計畫」了，所以是漢奸，聽說當即抓住了幾個，軍法從事。可惜這一件事未見報載，真相不明；不然，我們也可以知道漢奸有種種不同的方式，不肯協助國軍抗日的，固然是漢奸，硬要幫着抗日的，也是漢奸，因為或抗，或不抗，或只抗一月，或希望能抗一月，都是「長期抵抗」政策之巧妙的運用，有敢不服從者，自然是漢奸無疑。

我希望有人來編一部「何謂漢奸」，庶幾將來古北口或者平津的老百姓不至於像去年上海那幾個傻瓜似的糊裏糊塗做了漢奸，又冤冤枉枉送了性命。

## 老鄉紳

「要是並沒有所謂上帝，我們就得創造他一個！」

——福祿特爾

朋友！這是真樁實事，發生在×省×縣×鄉！

那一天早上，東方紅日初升，空氣清爽。夜來有過陣頭雨，街上青石板的凹陷處還是一個一個的水潭。積世老鄉紳×老穿了件「結衫」，站在自己家門前的石階上。一手捋着鬚子，仰臉看天空的浮雲，悠然自得，便是上八洞的神仙也不及他老人家清閒。

納福。

他老人家有一點古怪脾氣；喜歡信口開河撒一點兒不傷脾胃的小謊。他哄得人家相信了，自家躲在旁邊暗笑；他說這是頂好的延年祕訣。他是一位幽默家。

這一天早上，他正在看天空的浮雲，正正經經並沒想到要撒謊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一位忘年交，恭恭敬敬拱着手喊道：

「×老！早呵！聽說昨夜那個響雷劈開了東鄉外的一株老槐樹，哎，就是×橋邊那株老槐樹！」

×橋麼？那是離鎮有六里路的一座三洞大橋！突然×老的眼珠一翻，不假思索地脫口回答道：

「這就對了！原來那孽畜的老窠竟在×橋的大槐樹底下！」

忘年交愕然看着×老的淡黃面孔，摸不着頭腦。但是×老道貌岸然地自言自語接下去了：

「哦！×橋到螺螄灘，少說也有三十里路，這孽畜遭了雷火，還能够竄去那麼遠，厲害啣厲害！」

忘年交現在聽出眉目來了，趕快問道：

「×老！那老槐樹底下躲着妖精麼？」

「可不是！昨夜雷雨過後，螺螄灘那邊從天上掉落一條大蟒蛇來，身體比吊桶還粗，頭像栲栳，死在田裏，總有半畝地那麼大；正不知道這孽畜從那裏來，却原來×橋邊的老槐樹是牠的老家！小兒是常到×橋去的，慚愧得很，僥倖沒有膏了牠的饞吻。

今兒牠既然遭了天條，倒要走螺螄灘一趙去看看明白。」

「對呀，對呀！可是二十多里路，這樣大熱天，不是玩的！」  
忘年交一邊說，一邊拱手，就走開了。×老直望到不見了這  
位朋友的影子，這纔回味過來似的獨自哈哈笑着，也回進家內去  
了。

到了午後，×老把這件事完全忘記了；照例踱到茶館去的時  
候，他聽得滿茶館紛紛談論着螺螄灘有一條極大的死蟒蛇。×老  
這纔想起了今天早上弄的小狡猾，就忍住了笑，在旁邊聽他們  
講。可是他漸漸收住了笑容，正正經經用心在聽了。人家講的多  
麼細到！並且其中滿頭大汗的一位據說是剛去看了來的呀！

「原來是真的麼？」×老捋着鬍子肚裏想。他疑惑自己早上  
對那忘年交說的一番話確是有來歷的了，他不相信自己會撒下那



樣一個謊了。

於是在聽完了以後，X老第一個站起來說道：

「今天早上我也聽說有這回事，我還以為是謠言哪！既然是真的，那倒不能不去看一下。」

許多茶客都哄然附和。一羣人擁出了那茶館，就向鎮西螺灘那條路走去，X老是趕在前頭的第一個。

## 熱與冷

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一首玩意兒的英文小詩：

*“As a rule a man's a fool;*

*When it's hot he wants it cool,*

*And when it's cool, he wants it hot,*

*Always wanting what is not.”*

一般地說來，詩的翻譯幾乎是不可能；但這首外國「打油詩」

却不妨譯出來，就是——

照例的人們是那麽蠢，

熱的時候兒他要冷；

到冷的時候他又耍熱，

總是要那些耍不得。

冷或是熱，人們都不喜歡；太冷或是太熱，人們簡直要「怨天」。在我，與其冷，毋寧熱。每到了夏季，雖則「汗流浹背」，似乎精神還能振作；我向來是不怕熱的。近來却不同了，即使還沒十分怕熱，可是懶洋洋地只想睡覺。

今年上海例外地早熱，而且天天在九十六度以上，亦既有一週之久；每夜看看天空，一片雲都沒有，漸圓的月亮格外有精

神，告訴我們明天又是一個熱天。於是好像連日連夜苦戰的兵士似的，我對於「熱」的抵抗力就一天不如一天；最近簡直連睡覺都不大甜甜。

想到預定的做小說計劃，無端又受了挫折，我便轉念到還是上什麼山裏去避避暑罷？鄭振鐸君每年要到莫干山住上兩個月，而入山以後，天天閉門疾書，據說每天可以成書萬言。我沒有那樣的「筆下快」，而且我又是離開了我所熟習的破書桌就覺得百不自在，簡直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所以到什麼涼快地方去埋頭做文章那樣的事，我只好望着別人艷羨。我在九十幾度的酷熱下唯一的排遣法就是躺在床上讀路德維喜的拿破崙傳。

我也羨慕那些好本事的人，在毒太陽下出一身大汗。雖然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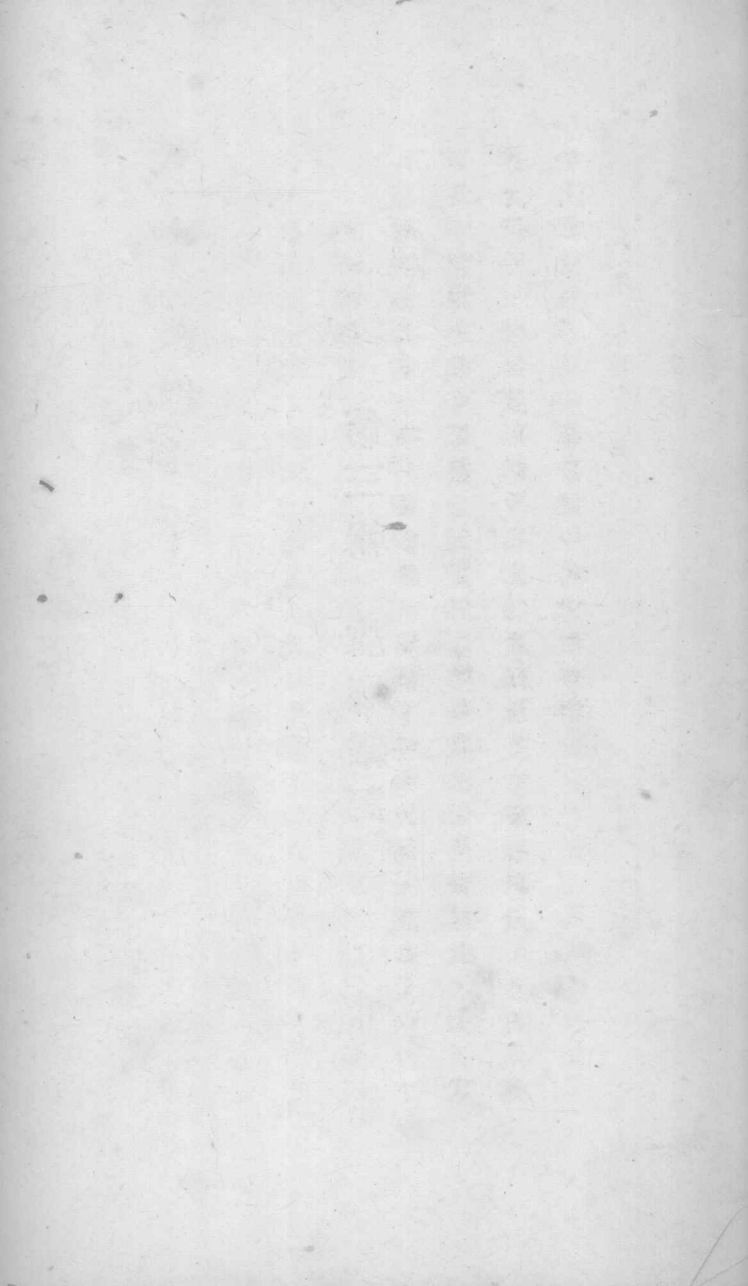
躺在床上讀路德維喜也出一身大汗，但這是可笑的汗，我知道。我常常做一些可笑的事，我也知道。只是在流着可笑的汗時，使我不能無戚戚的，乃是自己現在竟連熱都怕了，那就正像上面所引那首外國「打油詩」所說，我便成了一個十足的蠢才！

出一個題目，找許多人來作文，像槓柁似的槓起來，這在今年是頂流行的；何況「消夏」又是中國傳統的雅事，只可惜我不是「詩人」，這樣的文章做不來，勉強交卷，未免有僭，於是又一身大汗。

七月十六日，室內寒暑表一百度時。

第三輯

故鄉雜記



# 故鄉雜記

## 第一：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這算是我第一次寫信給你。寫幾千字的長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千字以上的長信，但此刻提起了筆，我就覺得手下這封信大概要很長，要打破了向來的記錄。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寫一封長信的興趣和時間。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這封信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起來的罷？是在我的故鄉的老屋，更深入靜以後，一燈如豆之下！故鄉！這是五六萬人口的鎮，繁華不下於一個中等的縣城；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鎮，據鎮志，則宋朝時「漢奸」秦檜的妻王氏是這鎮的土著，鎮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現在，這老鎮頗形衰落了，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沉重地壓在這個鎮的市廛。

可是現在我不想對你說到老鎮的一切，我先寫此次旅途的所見。

朋友，我勸你千萬莫要死釘住在上海那樣的大都市，成天價

只把幾條理論幾張統計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訣」在腦子裏倒去顛來。到各處跑跑，看看經濟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頗有益，而且對於你那樣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來喜歡旅行，但近年來因為目疾胃病輪流不斷地作怪，離不開幾位熟習了的醫生，也使我不得不釘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雖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願意回故鄉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來我是帶了一本什麼書在火車中消遣？「金聖歎手批中國預言七種」！

這是十九路軍退出上海區域前後數日內上海各馬路轉角的小報攤所陳列或是小瀟三們釘在人背後發狂地叫賣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經在小報攤上買了好幾種版式的推背圖和燒餅歌，但此部中

國預言七種却是離開上海的前夕到棋盤街某書局買來，實化大洋八角。朋友，也許你覺得詫異罷？我帶了這惟一的書作為整整一天的由火車而小輪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們見過西洋某大預言家對於一九三二年的預言。路透社曾使這個預言傳遍了全世界。這個「預言」宣稱一九三二年將有大戰爭爆發，地球上一個強國將要覆滅，一種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種制度），將在戰爭的砲火下被掃除。路透社鄭重聲明這位預言家曾經「預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所以是「權威的」預言家。不妨說就是西洋的劉伯溫或袁天罡，李淳風罷？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預言家」畢竟和封建中國的劉伯溫等等有點不向。資本主義國家預言家的「使命」是

神祕地暗示了帝國主義者將有的動作，而且預先給這將有的動作準備意識，——換言之，就是宣傳，就是鼓動。因此，牠的作用是積極的。封建中國的「傳統的」預言家如劉伯溫等等及其燒餅歌，推背圖，却完全是消極作用。取例不遠，即在此次上海的戰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軍大至，中國却是「後援不繼」，正所謂「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的當兒，大批的燒餅歌和推背圖就出現於上海各馬路上了。燒餅歌和推背圖原是老東西，可是有「新」的註解，爲悲憤的民衆心理找一個「定命論」的發洩和慰安了。閩北的燬於砲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歸咎於誰何，而且一切既係「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於目前的失敗，大可安心睡覺，——或者是安心等死了；這是消極的解除了民衆的革命精

神，和緩了反帝國主義的高潮。這是一種麻醉的藝術品，特種的封建式的麻醉藝術品！

朋友！我發了太多的議論，也許你不耐煩罷？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車中翻閱那本中國預言七種。突然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叫道：

「喂，看見麼？『將軍頭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轉過頭去看了一眼。原來是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商人；單看他那兩手捏成拳頭，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種姿勢，就可以斷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對於「官話」，雖說程度太差，可是還能聽得懂，但眼前這位北方人的一句話，我簡直沒有全懂；「將軍——什麼？」我心裏這樣猜

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時很能夠——並且很喜歡微笑；我又常常讚美人家的「適逢其會」的微笑。但是那時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時機不對，因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氣了；他的眉毛一挺，大聲說：

「他媽的！將軍頭上一棵草！真怪！」

我聽明白了。我雖不是金聖歎，也立刻悟到所謂「將軍頭上一棵草」是指的什麼，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斷定這是推背圖或燒餅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裏的預言。

「不錯。萬事難逃一個『數』。東洋兵殺到上海，火燒閘北——蔡廷楷，蔣光鼐，燒餅歌裏都有呢！——上年的水災，也應着燒餅歌裏一句話……」

在我左邊，又一個人很熱心地說。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於紳而商中間的場面上人；他一面說，一面使勁地搖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裏的書頁上。

忽然一隻焦黃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來了；五個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長，都填滿了垢污，烏黑黑地發光；同時，有一條痰喉嚨發出枯燥的聲音：

「對勿住。借來看一看。」

我正要抬頭來看是什麼人，猛又聽得一聲長咳，撲的一口黃痰落在地板上，隨即又看見一隻穿了「國貨」橡皮套鞋的腳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爲什麼，我最怕這種隨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趕快抬起頭來，恰好我手裏的那本預言七種也被那隻

烏黑爪甲的枯黃手「搶」——（容我說是搶罷）——了去，此時這纔看明白原來是坐在我對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邊其眼鏡而瓜皮其帽。他架起了腿，咿咿唔唔念着書中的詞句；曾經抹過那堆黃痰的一隻橡皮套鞋微微擺動，鞋底下粘着的黃痰掛長爲麵條似的東西，很有彈性的跳着。

朋友，我把這些瑣屑的情形描寫出來，你不覺得討厭麼？也許你是。然而朋友，請你試從這些小事上去理解中國老百姓用怎樣特殊的他們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們用鞋底的隨便一抹就接受了「請勿隨地吐痰」的西洋「文化」。這種「中國化」的方法，你在上海電車裏也許偶爾看到，但在內地則隨時隨地可以看到。他們覺得這樣「調和」中西的方法很妥當。至於



爲什麼不要隨地吐痰的本意，他們無心去過問，也永遠不打算費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這位老先生罷。他把那本預言翻來翻去看了一會兒，就從那玳瑁邊的眼鏡樞下泛起了眼珠對我說：

「人定不能勝天。你看十九路軍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後號咷，東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這一個聲音來回答。

「不過，中原人大難當頭，今年這一年能過得去就好！今年有五個『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裏——咳，燒餅歌上有一句，——咳，記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罷。總而言之，人心思

亂。民國以來，年年打仗。前兩年就有一隻童謠：『宣統三年，

民國二十年，共產五年，皇帝萬萬歲！『要有皇帝，纔能太平！』  
「可不是宣統皇帝已經坐了龍庭！」  
我右邊坐的那位北方人插進來說。

但是那老先生從玳瑁眼鏡的框邊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為然地哼了一聲。又過一會兒，他方才輕聲說：

「宣統！大清氣數已盡，宣統將來要有殺身之禍。另是一個真命天子，還在田裏找羊草！」

於是前後左右的旅客都熱心地加進來談論了。他們轉述了許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傳說。他們所述的「未來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歲以至十三四歲的孩子，很窮苦的孩子。

朋友，在這裏就有了中國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一治一亂，循環反覆，亂極乃有治；然而撥亂反正，却又不是現在的當局，而是草野蹶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圖和燒餅歌就根據了此種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而造作。中國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種「政治哲學」就帶了極濃厚的定命論色彩。在現今，他們雖然已經感到了巨大的變動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這變動的經濟的原因，他們只知道這變動是無可避免，他們在畏懼，他們又在盼望；爲什麼盼望？因爲亂極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點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車了。

## 第一：內河小火輪

從火車上就看見「歡迎國聯調查團」的白布標語，橫掛在月台的簷下。這是中英文合璧的標語，今天清晨離開上海時，曾見到處張貼着此類標語，不料行了四小時，而此類標語，早已先我而在！中國統治階級辦事的手腕，有時原也很敏捷的。據各報消息，國聯調查團將於明晨到達上海，而且將來經行滬杭路與否，尙不可知；然而這裏車站上却已先期歡迎。於此又見中國統治階級辦事的手段有時異常精細而周到了。

車站大門上又有一條白紙黑字的招紙：「稅警團後方傷兵醫院招待處」。

於是我忽然由「稅警團」聯想到鼎鼎大名的王廣，又聯想到了陸小曼女士和故詩人徐志摩。更想到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所反覆自悼的「詩情枯窘」了。記得前年秋天在上海遇見他時，他也有同樣的悲感——雖然他說話的態度永遠是興高采烈而且詼諧。那時我曾經這麼發問：「你推求過你這近年來詩思枯窘的原因麼？」他聳聳肩膀微笑。過了一會兒，他吐露這樣的意思：詩題儘有，但不知怎地，猛烈的詩情不能在他胸中燃燒。現在，經過了火與血的上海一二八，假使徐志摩尚在，不知他還依舊感到詩情枯窘不？

這麼胡亂想着，想着，我已經離開了車站，雜在一羣各色人等皆有的雜牌旅客軍中，沖開了人力車和脚夫的包圍，——還有

連聲喚問「南湖去喂？」的船娘，走到內河小火輪的埠頭上了。這是個混雜的埠頭。所有往來蘇湖一帶「內地」各市鎮的輪船全都麇集在這裏，卸下了旅客，又裝上了旅客。我擠上了一條「無錫快」，問明白是經過我的故鄉的，我就從叫賣着「花生酥」，「荸薺」等等小販的圓陣內跑進船艙裏去了。

已經是滿艙的人，都是故鄉的土白。這條船雖則要經過不少「碼頭」，但照例十之八九是我的故鄉的旅客；十年前如此，現在仍然如此，就不知道再過十年將怎樣。

船，已經不是十年前那條船，但船中的布置，形形色色的旅客，擠來擠去的小販，都和十年前沒有什麼兩樣。只多了一兩位剪髮時裝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記號。

船頭上依舊掛着一塊「水板」，淡墨的字是沿途所到各市鎮的名兒，並肩排作一列；另一行大書「準一點半開船」，却是照例不「準」，照例要延遲。

我看自己的錶，還只有十二點鐘；我只好耐心坐在那裏等候了。

漸漸兒從嘈雜的人聲中辨出兩三個人的對話來。一望而知都是小商人，很熱心地在談論上海戰事的將來。他們以為中日間的「不宣而戰」，還要繼續與擴大，而結果一定是日本軍的敗北。他們中間一位剃了和尚頭的四十多歲的人，很肯定地說：

「一定規還要打！不打，太嘸交代。東洋小鬼就是幾隻飛機兵船利害，東洋兵是怕死的！東洋兵笨手笨腳，不及中國兵靈便，

引他們到裏廂，（內地），東洋的兵船開勿進來，飛機不認識路，東洋兵一定要喫敗仗！」

「蠻對！要引他們進來。松江造好一個飛機場了。火車來時，你看見鐵路旁邊掘戰壕麼？松江落來（以下），一連有四道戰壕已經掘好了！」

另一個三十多歲的瘦長子接着說；並且意外地對我看了一眼，似乎要我出來證實他的「軍事發見」。我又微笑了。松江左近新築飛機場，當車過松江時，已經聽得人們在那裏說。至于「一連四道的戰壕」呢，我是目擊的；但我就有點懷疑於那樣短短而簡陋的壕溝能有多大的防禦能力。從前我看見軍官學校學生打野操時掘的戰壕，就還要長，還要複雜。可是我並沒把這疑問提



出來叫那兩位「主戰的」小商人掃興，我只是微笑。

坐在我旁邊的第三位「老鄉」，五十多歲的小商人，（後來我知道他就是故鄉某綢緞舖的經理），覺得我的微笑裏有骨頭，就很注意地望了我一眼，同時他摸着下巴很苦悶的自言自語着：

「定規是還要打。不過，一路來總不見兵，奇怪！——」

立刻那位三十多歲的瘦長子跳起來糾正了，險一些碰翻了站在旁邊仰臉呆看的江北小孩子的葶藶籃。瘦長子雖然清瘦，聲音却很大：

「啊，老先生，你弄錯了。中國兵不是沿鐵路駐紮的，都藏在鄉下。——爲啥？避避國聯調查員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興城裏也不紮兵。不過，落去到陶家涇，就駐紮了兩萬多

兵，全是駐紮在繭廠裏——」

他的話在此一頓，伸手抓一下頭皮，然後轉身把嘴巴湊近了那位剃光和尙頭的同伴的耳邊，又用左手掌掩在嘴邊，顯然有幾句更重要更「機密」的話將要說出來；却不料他身旁那位仰臉呆看的賣荸薺的江北小孩子猛然覺醒過來似的本能地喊賣起來：

「荸薺呀！拴白荸薺呀！」

這一聲叫賣雖然是職業的地響亮而且震耳，但在此嘈雜的「無錫快」中却也並不見得出衆地討厭；然而我那位三十多歲的瘦長子老鄉驀地生氣了。他不說話了，反手將賣荸薺的江北小孩子一推，就喊道：

「討厭！賣荸薺的出去！江北人頂惹厭！上海要捉江北人，

江北漢奸！」

同船的人都哄然大笑，也一疊聲喊着：「江北人出去，出去！」那邊房艙裏的客人也被驚動了。有一位剪髮的女郎探出頭來看望。她穿一件灰色法蘭絨的春大衣，毛葛長旂袍，旂袍的跨縫也開的很高，露出那長而且大的褲管，粗看就彷彿像一條裙子似的規着規着。小江北人提起葦蓆籃怔了片刻，就慌慌張張跑到後艙去了。另一個賣花生酥的黃臉男子，門牙都落在嘴唇皮外，又怪樣地留着一抹黃鬚的，就填補了那個小江北人遺下來的地盤。

不知道是何因緣，那賣花生酥的黃臉漢子認定了我是一個好主顧，用了蒼蠅叮血那樣的韌精神來向我兜售他的貨品了。他翹

起他那烏黑的長爪甲的手指，從他的托盤內取出一盒花生酥打開來，拈了一塊直送到我的鼻子尖，一面誇獎他的貨色：

「聞聞看，噴香，鮮甜，時新貨！你先生是吃慣用慣！上一趙你交易了十盒去，送送朋友，大家稱讚！今回還是十盒罷？另外買一盒，船裏消消閒！」

我真有點窘了，碰見這樣生意經爛熟的小販。居然硬派我是他的老主顧，並且上一趙還交易過十盒。已有十年之久，我不曾坐過這條船！何來「上一趙」的交易呀！但是這位黃臉漢子，當真有些兒面熟。哦，想起來了，前年五月我送母親回家，曾到這輪埠來過，許就是那時見過這賣花生酥的黃臉漢。至於時新貨的花生酥，我在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門前，時常碰到，我

實在很不喜歡此類甜點。可是被他這一糾纏，我不能再靜聽老鄉們議論軍國大事了；我只好逃開，也是往船艙上一鑽。

經過了那房艙時，我看見裏面塞滿了人，三個男的二個女的，另外一個將近三歲的小孩子。剛才探頭出來張望的時裝剪髮女郎坐在那裏喫甘蔗。另一位女郎（看後影也是很時髦的），則在船窗口買進了大批的水浸去皮的荸薺來。那浸荸薺的水就是從河裏汲的，太陽照着微微閃着金綠色；不遠的地方就有人在河灘洗衣，淘米，甚至於傾棄垃圾。

我們故鄉一帶的河道，負的任務可真不少呀？牠是交通的脈絡，牠又是人民飲水之庫，牠又兼任了垃圾桶的美差！

當下我爬上後艙，立刻又被另一批小販所包圍了。我應付不

開，便取了不理的態度，一面在口袋裏掏出捲煙來。那知道當即有人劃着火柴送到我眼前。我一怔，就站起來了；還沒有看清是什麼人送火來，却已經聽得那人帶笑說：

「客人，請坐罷！——便的，便的！交易幾包瓜子大王罷？船裏消消閒！」

我這才明白又是一位小販。我忍不住微笑了，但心裏却是一陣酸。艱難的生活鬥爭把他們磨煉成這種習慣了！雖然我素來不喜歡咬瓜子「消閒」，此時却覺得不交易幾包似乎太對不起人了。我便買了幾包所謂「瓜子大王」，塞在衣袋裏，轉身去找船上的茶房攀談：

「客人已經塞滿了，還等什麼呢？」

「等郵政包封呀！」

是異常不客氣的回答。

我又微笑了。我以為船上茶房之類大概是不大會客氣的。但是我這決定立即被推翻。又來了一個中年灰氣色臉的男子，那位不客氣的茶房立即就變成異常「君子之風」，——簡直可以說是過分的巴結。他撩起身上的「作裙」，在一張櫂上抹了又抹，陪笑地請那位灰氣色臉的男子坐下，又趕快找出話來報告道：

「四先生，你看！前面兩隻裝米的杭州船被兵營裏扣住了，裝了子彈！四先生，你看船腳多少重呀！」

灰氣色臉的男子微微一頷首，從牙縫裏哼出幾個字來：

「還要打呢！造伊拉娘個東洋烏龜！」

我向河裏望，果然有兩條木船並肩泊着，船裏有一些木箱子，有兩三個丘八坐在箱子上吸煙。我想：沿鐵路有些玩意兒的「戰壕」，離鐵路沿線鄉下有兵，而這裏又扣船運彈藥，這一切，在嘉湖一帶的小商人看來，當然是很濃厚的戰時空氣了。然而他們又有一個古怪的思想：一星期內尙不至於開火，因為國聯調查團在上海。這一個不知何所見而云然的理解，立即又由那所謂四先生者表示出來：

「喂，阿虎，今天上來時看見斗門有兵麼？造伊拉格娘，外國調查員一走開，就要開火呢！火車勿通，輪船行不得，造伊拉格娘，東洋烏龜勿入調！」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他們把「東洋人」和大中華民國看成爲



兩條咬打的狗似的，有棒子（國聯調查團）隔在中間時，是不會打起來的，只要棒子一抽開，立刻就會再打。而國聯調查團也就被他們這麼封建式的理解作三家村的和事老阿爹。他們的見解是這樣：和事老阿爹永遠不能真正制止紛爭，但永遠要夾在兩造中間作和事老，讓打得疲倦了的兩造都得機會透回一口氣來。

小販們的兜賣不絕地向我下總攻擊。好像他們預先有過密約，專找我一人來「傾銷」。並且他們又一致稱我爲「老主顧」。可是我實在並沒「異相」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而且自從上船以來除買了瓜子而外，也沒撒手化過半個錢。而何以我成了他們「理想中」的買主呢？後來我想得了一個比較妥當的解釋：因爲其餘的旅客大都常乘這班船，小販們已經認得，已經稔知他

們不肯買時就硬是不買；而我呢，則是生客，又且像是一個少爺，——所謂喫慣用慣，因而就認爲是有縫可鑽的蛋，拚命的來向我搵賣了。而也因爲是生客，所以雖得小販們的熱烈包圍，却不能得到船上茶房的較爲客氣的接待。

不用說，在等候船開的一個半鐘頭內，我這位生客很叫那些擁上前來又擁向後去的小販們失望了；和不客氣的船上茶房却成立了一筆生意，我泡了一壺茶。

一點半又過二十分，拖帶我們這「無錫快」的柴油引擎的小輪方才裝足了燃料，發出了第一次的馬達聲，和第一聲的汽笛。我鬆了一口氣。爲的終於要開船，而且爲的小販們都紛紛上

岸了。

拖了我們那「無錫快」的柴油引擎小輪船氣喘喘地發怒似的全身震動着，從各式各樣的大小船隻的亂陣中鑽過，約莫有半小時之久，方始繞到了北門。在這裏，又有「片刻」的停泊，又湧來了最後一批的搭客。實在我們那「無錫快」早已「滿座」，並且超過了船裏所掛的煌煌「船照」上規定的乘客人數了；但最後下來的十多人也居然如數收納，似乎人們所佔的面積是彈性的，愈壓緊就愈縮小。而「船照」上所規定的限制人數三十位却是彈性最大限度的標準罷了。我這理論，立刻又被證實。因為一注「意外的收入」又光降我們這條「無錫快」了。有一條「差船」和十來個武裝同志要求拖在我們後面。他們要到陶家涇，正是我

們那輪船所必經的「碼頭」。那「差船」是鄉下人用的「赤膊船」，光景是徵發來的；船裏彷彿就只有十來個兵。

我不能不說這些武裝同志委實是十二分客氣。因為他們僅僅要求「附拖」，並沒把施之於鄉下赤膊船的手段加在我們那輪船上。雖然這一來附拖，輪船局裏將多費了毫無代價的幾加倫柴油，然而隨輪的賬房先生也知道「愛國」，毫沒難色地就允許了。實在也是不由他不答應，因為「差船」早已靠上來，十幾個武裝同志早已跳在柴油小輪和「無錫快」上，沿着船舷，像覓食的螞蟻似的不斷地來來往往。

「那邊好！那邊好！」

他們叫喚着，招呼着。立即有五六位跳到船頭上，把身子一

挫，就打算往艙裏鑽。艙裏實在擠得太滿了，探頭在艙門口的兩位也顯得躊躇了。於是他們將就在船頭上蹲著。他們都是徒手，湖南口音。

這時候，另外有五六位實行了「包抄」的戰略，從船梢侵入到艙裏來了。他們在那狹得只容人側身而過的孔道中（實在就是人縫中）擁來擁去，嘈嘈雜雜叫喊些不知什麼。

忽然船窗外的舷板上有一個人氣急地高聲吆喝：

「出來！出來！裏邊不准去，不准去！」

一面這麼說，一面這人也跑到船頭上了。這是一位掛武裝帶的官長（我猜他是一個排長），灰布的軍衣和馬褲，却沒有綁腿，腰間是一枝盒子礮，並沒那木盒，很隨便地倒插在武裝帶

繩，另用一根南貨店裏紮貨包的細麻繩一端栓住了那盒子破口的準頭，又一端就吊在斜皮帶近肩頭的孔內。所以雖則是一枝盒子砲，却不是取了「佩」的方式，而是像長槍那樣「措」起來了。這位官長到了船頭上，就用手裏的一根細竹梢敲着自己的皮鞋，帶幾分口吃的樣子對他的弟兄們說：

「裏邊不准，不准去！這裏，這裏，也不能蹲！老百姓要做生意！」

他接連說了幾遍，弟兄們方才懶洋洋地起來，分做兩支，又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後艙那方面跑，因為他們那「差船」就泊在「無錫快」的後面。那官長探頭向艙裏一望，剛好看見先已在艙中的五六位像癡人似的在那裏亂鑽亂拱，於是他也鑽進艙來，在

人堆裏揚起他的細竹梢，滿口嚷着湖南白，也要趕那五六位出去。好容易把這五六位趕到船頭上，又也沿着船舷，橐橐地往後艄跑，這位官長已經累得滿臉汗珠了。他自己倒並不想坐這一「無錫快」，他重復跑到船頭上，也沿着船舷往後走，不料剛才被他從艙裏趕出來的五六位又早盤踞在船艙上，而最初蹲在船頭的幾位則已經由船艙而中艙，又蹲在船頭上了。

這一個新式的捉迷藏，引得滿船的旅客都哄然笑起來了。站在後艄舷板上的那位官長却笑不出來，只是把臉漲紅。大概他覺得在許多老百姓前暴露了自己的沒有威嚴是太丟臉罷？他下了決心了。他發急地用細竹梢敲着船板，對後艄上的弟兄們說：

「對你們說，這裏不得蹲，不得蹲！何該？——這裏是老百姓

姓要做生意的！到差船上去！那邊是一個空船，沒得人，蹲在這裏不——

他的呼吸急促了，臉更漲得紅，手裏的細青竹梢不住地呼呼地揮着。

弟兄們垂着頭裝瞌睡，完全不理這位官長的命令。

而小輪上的老大恰又拉起回聲來，是催促這些武裝同志趕快安排好，船是不能再多延挨時光了。

後來幸而老百姓也來「說話」，這才總算把後艙上的五六位弄到了那隻「差船」上，那時蹲在船頭上的幾位却在那裏喫花生，唱「打倒列強」的老調子。那位官長也就「善刀而藏」，他自己也擠到船頭上在那裏蹲。



陶家涇是沿途所過的第一個碼頭。這是極小的鄉鎮，總共不過十來家小鋪子，但現在却連這十來家小鋪子都關着門，只有兵在岸上彳亍。附拖的「差船」在這裏放下，兵們都上了岸。此時方才看見「差船」裏原來還有東西，是幾把青菜和油豆腐，一個兵提了，笑盈盈地走到一座草房後去了。

此時已有三點鐘，而橫在我們前面的路程却還有三分之二強。近來內河小輪常常遭匪劫掠，天黑後行船是非常冒險的；有幾位旅客因此很表示了焦灼了。他們惟一的希望是此去別無延擱，可以開足了速率走。然而不幸，在陶涇開船後走不到兩三里路，船又忽然停了。看岸上時，是一座停業中的繭廠，現在却借

作兵營，沿爾廠左近的矮小平房也都駐了兵，其中有一間平房的門口站着門崗，立一桿幡形的長旂，大書陸軍第某師某團某營營本部。軍用電話的鈴聲在那間平房裏急令令地響。

同船的旅客都忙亂起來了，交頭接耳地紛紛詢問：

「船又停了，爲什麼呀？難道要扣去裝兵麼？」

沒有一個人能夠給確實的回答。但船是停住了，聲音最大的柴油引擎小輪船此時默然不響，簡直是不打算再趕路的模樣。

「機器壞了！」

有一個茶房從船頭上跑來說。原來不過是機器壞！於是大家都鬆一口氣。雜亂的議論跟着就起來了。在先那位喜歡談談軍國大事的瘦長子老鄉就很得意地在大腿上拍一下說：

「我說不是捉差，果然呀！他們白天裏不調動兵隊。——爲啥？恐防東洋人在飛機裏看見擲炸彈呀！」

於是他就屈着指頭，歷數某日某時東洋人的飛機曾經飛過院，飛過桐鄉，飛過某某地方。他已經忘記只在兩小時前他還同意過他那位光頭同伴的「東洋人飛機不認識路」的論調。

光頭的同伴努力附和着。他又稱讚這兵調來得真快；前三天他「上去」時經過這裏，還沒看見有兵哪。但是五十多歲的綢緞店經理却在一旁搖頭，——誰也不能猜透他這搖頭是什麼意思；他的臉色依舊是那樣苦悶，他不說話，只把左手的四個爪甲很長的指頭在桌子邊輕輕地有節奏似的敲着。過一會兒，他轉臉對那個瘦長子同伴說：

「吉兄，打到裏邊來，連裏邊的市面都要吵光囉。上海北頭，橫直是燒光末，要打就在北頭打！伊拉兵隊調動得快，爲啥勿早點調到上海，同十九路軍一淘打？總歸是勿齊心，自淘伙裏七支八搭！」

叫做「吉兄」的瘦長子於是也縐一下眉頭，覺得無話可答，就伸一個懶腰急急地咒罵那輪船了：

「觸霉頭格輪船！牢路上插蠟燭！今朝到埠勿過七點鐘，算我的東道！」

說着，他就擠到船頭上看「野眼」去了。

這時船既停下來，就沒有了風，塞滿了四十多人的船艙就更加悶熱，空氣也很惡濁。小孩子們啼哭，老太婆談家常，又談到

某處廟裏的菩薩滿身是血，兩眼流淚，所以「世界不太平」了。

我爬在船窗口看岸上的兵。聽口音都是兩湖人。態度異常「寫意」，毫沒有磨拳擦掌準備廝殺的神氣。有二十來個兵拏了鎗子和土畚在那裏填平他們的「營本部」門前的泥路。他們的工作就像唱崑曲的戲子似的一搖一擺，十分從容。離「營本部」右方一箭之遠就是那停業中的繭廠，唯一的高樓房，也住着兵，可是既沒有門崗，也沒放步哨，兵們是三三兩兩的在繭廠前的空場上開玩笑。有幾位脫下了衣服，蹲在地下捉虱子。他們不打綁腿，穿的是綠帆布的橡皮底「跑鞋」。他們都是徒手，空場上也不見他們搭的槍架。

只有四個兵全身武裝，在相離「營本部」左右五六丈的泥路

上來回彳亍，——大概他們就是步哨。

河灘上有許多兵在那裏洗衣服。他們利用了老百姓家裏的春橙，把水淋淋的衣服在春槩上拍拍的打。打過後就提着衣服跳上泥岸，抖開了鋪在小桑樹上晒。這一帶的桑樹全掛滿了灰色軍服。

忽然在灰色中顯現出鮮明的一點來了！那是在作爲「營本部」那間平房的東間壁。也是同樣的平房，看樣子本來是雜貨鋪子，但現在當然只有兵。我所說的「鮮明一點」就在這間平房裏飛快地一視。我看得很明白，是一位剪了頭髮的女子蹺到門前對我們那輪船看了一眼。雖然不是都市女子的服裝，但也不像鄉村女子，只看她一頭短髮剪的何等「入時」呀！一路來，常見竹籬

茅屋畔探露出剪了頭髮的女子的上半身，可是無論如何我一眼就能判定他們是真正的村姑。和眼前這一閃就不見了的一位有很大的不同。我很盼望她再出來一次，但是使我失望；那平房的沒有門窗的外邊半間裏始終只有兵們走進走出，一張破桌子旁坐着幾位像是什麼「值日官」之類的斜皮帶者，不住地在那裏吸香煙。

隨軍一定有幾位「女同志」，想來於今是慣例了罷？

離這平房再往東些，又有七八個「鄉下人」圍坐在一張板桌邊，他們身上各有一條白布符號，可惜相隔遠了，看不清楚白布上寫的是什麼字。在兵們中間，他們顯得十分拘束，而且垂頭喪氣很苦惱。後來聽船上人說，這七八位就是拉來的伙子。

有位掛斜皮帶的官長從東邊的小橋岔道處跑了來，（那邊不

見有散散落落彳亍的兵)，到得「營本部」的平房門外，就喊了一聲：

「報告！」

門開了，當門站着一個衛兵，門邊泥牆上掛着三四頂軍帽和一套軍衣。不多一會兒，就聽見電話鈴響，又有高朗的說話聲音。又過了一會兒，就看見先前進去的那位官長跑出來了，手裏擎着一封公文，仍舊向來路走去。

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小時許，我們那條柴油小輪依舊沒有活動的徵兆；據說那損壞的一部分機件已經修好了裝上去，但是不靈，現在又拆卸來重新修理。旅客們都等得不耐煩了；有幾位要在第二站的淤院下船的，就說早知如此，則船停時就上岸走，現



在早已到家了。那位最得茶房歡迎的灰氣色臉四先生死洋洋地對房說：

「喂，阿虎，看來要在船裏喫夜飯囉，米够麼？」  
茶房阿虎咧開嘴巴笑，停一會兒，方才回答道：

「快哩，快哩！修修機器，蠻便當的。」

當真岸上的兵們搬出夜飯來了。兩個也穿灰布軍衣的人先抬出一籬飯來放在路口，接着又抬出一隻大銅鍋，鍋身上的黑煤厚簇簇地就和絨毛相似。鍋裏是青菜和豆腐混合燒成的羹。抬鍋的人把這青菜豆腐羹分盛在許多小號臉盆似的洋鐵圓盒裏，都放在泥地上。於是五六個兵一組捧一盆青菜豆腐羹，團團圍住了，就蹲在泥地上喫。飯是白米飯，但混雜的砂石一定不少，因為兵們

一面大口地往嘴裏送，一面時時向地上吐唾沫。

我們船上的人總有一半爬在窗口看兵們喫飯。忽然那位三十多歲的瘦長子老鄉鑽進艙裏來，看着五十多歲的綢緞店經理說：

「當兵真苦。你看他們喫點啥東西呀！東洋兵每頓是大魚大肉，還有好酒，嬌養慣哩，故所以勿會打仗！再打囉，東洋兵必敗！」

綢緞店經理苦着臉，還沒回答，突然從船頭上送來了卜卜卜的一陣響，柴油小輪的機器終於修好，船又動了。

以後的水程算是沒有意外的阻攔。柴油小輪以每小時十八華

里的速率向前走着。謎一樣的未來中日之戰又成爲旅客們談論的題材。我不能不說他們那談論還只是「消閒」的性質，正和他們咬瓜子「消閒」相彷彿；但是一種焦灼和憤慨，却也常在語意中透露出來。雖然同是小商人，然而他們的意識情感又和滬杭車中我所接觸的小商人很有些不同了。封建的內地鄉鎮的小商人的他們似乎比大都市內的小商人更爲「盲目」，更爲「樂觀」，同時亦更爲容易受「欺騙」。因爲是更「盲目」，他們不感知大地震似的劇變卽在不遠的將來，他們只認眼前的「不太平」是偶然；也是因這「盲目」，他們比大都市裏的小商人較少些頹廢的氣分，而成爲「樂觀」。

而這「樂觀」又是迷信的，拜物教的。叫做「吉兄」的三十

多歲的小商人就時常流露了這樣的「樂觀」。他安慰他的常常苦着臉的同伴說：

「陶家涇落來，紮了兩萬多兵呢！東洋兵路勿熟，包管衝勿過來。你看，到處裝好軍用電話，東洋兵有點動靜，答答地方（到處）全曉得，東洋兵想偷營也勿會成功的。」

他很賣弄似的用手指着徐徐往後退的岸上的桑園。這裏的矮桑樹尙只有極小的嫩芽，矮而粗的樹幹上掛着深綠色的軍用電話線。（後來我知道這裏幾條毫不打緊的軍用電話線很使附近鄉鎮中的土財主慌張了；以爲這就是劃成軍事區域，他們帶着大箱小籠就逃難。）

五十多歲的綢緞店經理點頭表示同意了。但他立即很不放心

似的看着他的同伴們提出一個問題來：

「外國調查員講得攏喂？頂好是講講攏，勿要再打。」  
沒有回答。似乎西洋鬼子畢竟和東洋矮子有點不同，而自信是對於東洋矮子的「鬼心思」頗能灼見而大放議論的瘦長子老鄉碰到關於西洋鬼子的事，也失了把握，不敢妄讚一辭了。他很無聊地舉起茶來喝。

我忍不住加入了一句問話：

「再打下去怎樣呢？」

大家都愕然轉眼對我看，彷彿猛不防竟聽得一個啞子忽然說起話來。並且他們的眼睛裏又閃着懷疑的光采。我看出這些眼睛彷彿在那裏互相詢問：他不是什麼黨部裏的人罷？但幸而我的口

音裏還帶着多少成分的鄉音，他們立即猜度我大概是故鄉的一大批「在外頭喫飯」的人們之一，所以隨即放寬了心了。問過我的「貴姓」以後，他們又立即知道我是某家的人，「說起來都是相熟的」。

他們反倒先談起我老家裏的事，舉出了許多我所不大記得的本家，親戚，以及「世交」的人名來。這些，我也樂於傾聽，但我到底覷機會又回到我原來的問話：

「照各位看來，是再打好呢，還是不要打？」

綢緞店經理嘆了一口氣，惟恐被人聽了去似的低聲回答：

「論理呢，一定要打。不過我們做生意人日子難過：上海開了火，錢莊就不通，賬頭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斷得乾乾淨淨

了；近年來捐稅忒重，生意本來難做，鄉下人窮，鄉莊生意老早走光；現在省裏又要抽國難捐，照舊捐加二成，聽說就是充做打仗的軍餉，你想，不會開火，先來做生意人頭上抽捐了！」

「抽捐去真和東洋人開仗，倒還嚙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光頭的老鄉趕快接口說，鼻子裏哼了一聲。

三十多歲的瘦長條子却所見不同。他很有把握他說：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椿（預備）打東洋人，調哈格兵！」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我覺得這位「蒙在鼓裏」的主戰熱者未免太可憐了。不問他們是信也罷，不信也罷，我不能不打開天窗

說亮話：

「老百姓儘管一腔熱血主張打，那結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當局所勿要。現在的事情就是這麼着。」

「那末，陶家涇札下兩萬兵，拉快，捉船，鄉下人逃光，地方上當差使，小小一個鎮，要分攤到千把隻洋，真是活見鬼囉！」

瘦長子表示了稀有的興奮，一口氣說出來了。我正想回答，忽然那位四十多歲的光頭同鄉又節外生枝的插進一句話：

「造伊拉格娘！嘉興到蘇州一路紮的兵越多，小火輪倒是三日兩頭搶！——新近出一樁三十萬的大搶案，搶是搶了，失主還不敢報官，你想想！」

「就是伊拉自家做的呀！」



瘦長子做一個鬼臉，很輕聲地接口說。我明白這是指的什麼，記得俗語有所謂「蟲喫蟲」，正就是那件大搶案的註腳。我笑了一笑，又回到老題上：

「要抽國難捐麼？兵隊調動就不過告訴老百姓有國難，要抽國難捐！」

「生意是越弄越難做了！」

三位老鄉同聲說，臉上都是異常失望。

船上的茶房來收茶壺了。他回答一個旅客的詢問：

「茶亭到哩！造伊拉，到雙林要在半夜裏囉。」

這時天已經黑了，我望望外邊，看見不遠的前面有黑簇簇的房屋和幾點燈光。我一眼就認出這是故鄉到了。雖然相隔已有十

年之久，但眼前的故鄉還是和我記憶中十年前的故鄉沒有什麼兩樣。

「大概能夠分別出這確是一九三二年的家鄉的特點，也只是多一些剪髮旂袍的女郎罷？」

我望着漸近的房屋，心裏這樣想。但後來我知道我這論斷有一半是對的，又一半却不盡然。一九三二年的中國鄉鎮無論如何不可與從前等量齊觀了。農村經濟的加速度崩壞，一定要在「剪髮旂袍的女郎」之外使這市鎮塗染了新的時代的記號。

而最最表面的現象是這市鎮的「繁榮」竟意外地較前時差得多了。當我們的「無錫快」終於靠了埠頭，我跳上了那木「幫岸」，混入了一羣看熱鬧以及接客的「市民」中間的時候，我就

直感到只從一般人的服裝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樣整潔了。記得十年前是除了叫化子以外就不大看見衣衫襤褸的市民，但現在却是太多了。

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記憶中的幾家大鋪子都沒有了，——即使尚在，乃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女郎的打扮很摹擬上海的「新裝」，可是在她們身上，人造絲織品已經驅逐了蘇緞杭紡。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重壓着這個曾經繁榮的市鎮了！

### 第三： 半個月的印象

天氣驟然很暖和，簡直可以穿「夾」。鄉下人感謝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甕裏只剩得幾粒，不够一餐粥，就趕快脫下了身上的棉衣，往當舖裏送。

在我的故鄉，本來有四個當舖；他們的主顧最大多數是鄉下人。但現在只剩了一家當舖了。其餘的三家，都因連年的營業連「官利都打不到」，就乘著大前年太保阿書部下搶劫了一回的藉口，相繼關了門了。僅存的一家，本也「無意營業」，但因那東家素來「樂善好施」，加以省裏的民政廳長（據說）曾經和他商量「維持農民生計」，所以竟巍然獨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

於「半關門」了。

這就是一幅速寫：——

早晨七點鐘，街上還是冷清清的時候，那當舖前早已擠滿了鄉下人，等候開門，這夥人中間，有許多是天還沒亮足，就守候在那裏了。他們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身上剛剝下來的棉衣，或者預備秋天嫁女兒的幾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絕無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賣來賣去總是太虧本因而留下來的半車絲。他們帶著的這些東西，已經是他們財產的全部了，不是因為鍋裏等着米去煮飯，他們未必就肯送進當舖，永遠不能再見面。（他們當了以後永遠不能取贖，也許就是當舖營業沒有利益的一個原因罷？）好容易等到九點鐘光景，當舖開門營業了，這一隊在饑餓

線上掙扎的人們就拚命的擠軋。當舖到十二點鐘就要「停當」，而且即使還沒到十二點鐘，却已當滿了一百二十塊錢，那也就「停當」的；等候當了錢去買米喫的鄉下人，因此不能不拚命擠上前。

擠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錢又擠出來的人們就坐在沿街的石階上喘氣，苦著臉。是「運氣好」，當得了錢了；然而看著手裏的錢，不知是去買什麼好。米是頂要緊，然而油也沒有了，鹽也沒有了；鹽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黃沙一樣的鹽却得五百多錢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還要貴些。這是「官」鹽；鄉村裏有時也會到販私鹽的小船，那就賣一塊錢五斤，還是二十四兩的大秤。可是緝私營利害，鄉下人這種喫便宜鹽的運

氣，一年內碰不到一兩回的。

看了一會兒手裏的錢，於是都嘆氣了。我聽得了這樣的對話在那些可憐的焦黃臉中間往來：

「四丈布吧！買棉紗就化了三塊光景，當當布，只得兩塊錢！」

「再多些也只當得兩塊錢。——兩塊錢封關！」

「阿土的爺那半車絲，也只喝了兩塊錢；他們還說不要。」

不要絲呵！把蠶絲看成第二生命的我們家鄉的農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這第二生命已經進了鬼門關！他們不知道上海銀錢業都對著受抵的大批陳絲陳繭縐眉頭，是說「受累不堪」！他們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戰爭更使那些擱淺了的中國絲廠無從通融款項

來開車或收買新繭！他們尤其不知道日本絲在紐約拋售，每包合關平銀五百兩都不到，而據說中國絲成本少算亦在一千兩左右呵！這一切，他們辛苦飼蠶，把蠶看作比兒子還寶貝的鄉下人是不會知道的，他們只知道祖宗以來他們一年的生活費靠著上半年的絲繭和下半年田裏的收成；他們只見鎮上人穿著亮晃晃的什麼「中山綈」，「明華葛」，他們却不知道這些何嘗是用他們辛苦飼養的蠶絲，反是用了外國的人造絲或者是比中國絲廉價的日本絲呀！

遍佈於我的故鄉四周圍，彷彿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的那些繭廠，此刻雖然是因為借駐了兵，沒有準備開秤收繭的樣子，可是將要永遠這樣冷關著，不問鄉下人賣繭子的夢是做得多麼好！



但是我看得這些苦着臉坐在沿街石階上的鄉下人還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個月後的「頭蠶」。他們眼前是喫盡當完，差不多喫了早粥就沒有夜飯，——如果隔年還省下得二三個南瓜，也就算作一頓，是這樣的掙扎著，然而他們餓裏夢裏決不會忘記怎樣轉灣設法，求「中」求「保」，借這麼一二十塊錢來作爲一個月後的「蠶本」的！他們看著那將近「收蟻」的黑霉霉的「蠶種」，看著桑園裏那「桑拳」上一撮一叢綠油油的嫩葉，他們覺得這些就是大洋錢，小角子，銅板；他們會從心窩裏漾上一絲笑意來。

我們家有一位常來的「丫姑老爺」，——那女人從前是我的祖母身邊的丫頭，我想來應該尊他爲「丫姑老爺」庶幾合式，就是懷

著此種希望的。他算是鄉下人中間境况較好的了，他是一個向來小康的自耕農，有六七畝稻田和靠念擔的「葉」。他的祖父手裏，據說還要「好」；賬簿有一疊。他本人又是非常勤儉，不喝酒，不吸煙，連小茶館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讓那田地有半個月的空閑。我們家那「丫小姐」，也委實精明能幹，粗細都來得。憑這麼一對兒，照理該可以興家立業的了；然而不然，近年來也拖了債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來塊罷？他希望在今年的「頭蠶」裏可以還清這百十來塊的債。他向我的婦娘「掇轉」二三十元，預備乘這時桑葉還不貴，添買幾擔葉。（我們那裏稱這樣的「期貨葉」為「賒葉」，不過我不大明白是否這個「賒」字）。我覺得他這「希望」是築在沙灘上的，我勸他還不如待價

而沾他自己的念來擔葉，不要自己養蠶。我把養蠶是「危險」的原因都說給他聽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後，搖著頭說道：

「少爺！不養蠶也沒有法子想。賣葉呵，念擔葉有四十塊賣算是頂好了。一擔繭子的『葉本』總要廿擔葉，可是去年繭子價錢賣到五十塊一擔。只要蠶好！到新米收起來，還有半年；我們鄉下人去年的米能夠喫到立夏邊，算是難得的了，不養蠶，下半年喫什麼？」

「可是今年繭子價錢不會像去年那樣好了！」

我用了確定的語氣告訴他。

於是這個老實人不作聲了，用他的細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這裏四鄉收成也還好，怎麼你就只夠喫到立夏邊呢？而且你又新措了幾十塊錢債？」

我轉換了談話的題目了。可是我這話剛出口，這老實人的臉色就更加難看，——我猜想他幾乎要哭出來。他嘆了口氣說：

「有是應該還有幾擔，我早已當了。鎮裏東西樣樣都貴了，鄉下人田地裏種出來的東西却貴不起來，完糧呢，去年又比前年貴，——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許多捐，我是記不清了。我們是拚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個把月病，拚著沒有看郎中喫藥，——這麼著，總算不過欠了幾十洋鈔新債。今年蠶再好，那就——」

他頓住了，在養蠶這一項上，鄉下人的迷信特別厲害，凡是

和蠶有關係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們都忌諱出口的。

我們的談話就此斷了。我給這位「丫姑老爺」算一算，覺得他的自耕農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兩三年。可是他在村坊裏算是最「過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羨妬的眼光望著他：第一，因為他不過欠下百十來塊錢債，第二，他的債都是向鎮上熟人那裏「掇轉」來，所以並沒化利息。在這一點上，不能不說這位聰明的「丫姑老爺」深懂得「理財」方法，便做一個財政總長好像也幹得下：他仗著鎮上有幾個還能夠過得去的熟人，就總是這裏那裏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長，至多三個月，「掇」了甲的錢去還乙，又「掇」了丙的錢去還甲，這樣用了「十個缸九個蓋」的方法，他不會到期拖欠，他就能夠「掇」而不走付利息的

「借」那一條路了；可是他的開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進項却沒法增加，所以他的債終於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的走上破產！也就是聰明的勤儉的小康的自耕農的無可避免的命運了！

後來我聽說他的蠶也不好，又加以繭價太賤，他只好自己繅絲了，但是把絲去賣，那就簡直沒有人要；他拏到當舖裏，也不要，結果他算是拏絲進去換出了去年當在那裏的米，他賠了利息，可是這掉換的標準是一車絲換出六斗米，照市價還不到六塊錢！

東南富饒之區的鄉下人生命線的蠶絲，現在是整個兒斷了！

然而鄉下人間接的負擔又在那裏一項一項的新加出來。上海雖然已經「停戰」，可是爲的要「長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徵收的「國難捐」就來了。照告示上看，這「國難捐」是各項捐稅照加二成，六個月爲期。有一個小商人談起這件事，就哭喪著臉說：

「市面已經冷落得很。小小鎮頭，舊年年底就倒閉了廿多家鋪子。現在又加上這國難捐，我們只好不做生意。」

「國難！要是上海還在那裏打仗，這捐也還有個名目！」又一個人說；我認識這個人，是雜貨店的老板。他這鋪子，據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歷史；可是三十年來從他的父親到他手裏，這鋪子始終是不死不活，若有若無。現在他本人是老

板，他的老婆和母親就是店員；——不，應該說他之所以名為老板，無非因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並不招呼店裏的事情，而且實在亦無須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處跑，把鎮上的「新聞」或是輪船埠上客人從外埠帶來的新聞，或是長途電話局裏所得的外埠新聞，廣播台似的告訴他所有的相識者，——他是鎮上義務的活動「兩脚新聞報」。此外，他還要替幾個朋友人家幫襯婚喪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務。他就是這麼一位身子空，心腸熱的年青人。每天內他的表情最嚴肅的時候是靠在別家鋪子的櫃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報紙。

當時我聽了他那句話，我就想到他這匆忙而特別的生活與脾氣，我忍不住心裏這麼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適當的環



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際博士黃警頑先生第二！

「能夠只收六個月，也就罷了；凶在六個月期滿後一定還要延期！」

原先說話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讓步似的又加這一句。我就問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說只收六個月？」

「不錯，六個月！期限滿了以後，我們商會就捏住這句話可以不付。可是他們也有新法子；再來一個新名目，——譬如說『省難捐』罷，反正我們的『難』天天有，再多收六個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總不會減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憤憤地說。他是已經過了中年還算過得去的商

人，六個月的附捐二成，在他還可以忍痛應付，他的憤憤和悲痛是這附捐將要永遠附加。我們那位「兩脚新聞報」却始終在那裏譁然爭論這「國難捐」沒有名目。他對我說：

「你說是不是：已經不打東洋人了，還要來抽捐，那不是太豈有此理？」

「還要打呢！剛才縣裏來了電話，有一師兵要開來，叫商會裏預備三件事：住的地方，囤的稻草，喫的東西！」

忽然跑來了一個人插進來說。於是「國難捐」的問題就無形擱置，大家都紛紛議論這一師兵開來幹什麼。難道要守這鎮麼？不像！鎮雖然是五六萬人口的大鎮，可是既沒有工業，也不是商業要區，更不是軍事上形勝之地，日本兵如果要來究竟爲的什

麼？有人猜那一師兵從江西調來，經過湖州，要開到「前線」去，而這裏不過是「過路」罷了。這是最「合理」的解釋，洵洵然的人心就平靜了幾分。

然而軍隊是一兩天內就會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晒的稻草，喫的東西，必須立刻想法。是一師兵呢，不是玩的。住，還有辦法；四鄉繭廠和寺廟，都可以借一借；晒的稻草，有點勉強了，就是「喫」沒有辦法。供應一萬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罷，也得幾千塊錢呀！自從甲子年以來，鎮上商會辦這供應過路軍隊酒飯的差使，少說也有十次了；沒一次不是說「相煩墊借」，然而沒一次不是喫過了揩揩嘴巴就開拔，沒有方法去討。向來「過路」的軍隊，少者一連人，至多不過一團，一兩天的酒飯，商店

公攤，照例四家當舖三家錢莊是每家一百，其餘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兩元不等，這樣就應付過去了。但現在當舖只剩一個，錢莊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閉了一家），出錢的主兒是少了，兵却多，可怎麼辦呢？聽說商會議了半夜，結果是議定墊付了後在「國難捐」項下照扣。他們這一次不肯再額外報效了！

到第二天正午，「兩脚新聞報」跑來對我說道：

「氣死人呢！總當做是開出去幫助十九路軍打東洋人，那裏知道反是前線開下來的。前線兵多，東洋人有閒話，停戰會議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內地來了。這不是笑話？」

聽說不是開出去打東洋人，我是並不覺得詫異；我所十分驚佩的是鎮上的小商人辦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夠萬把

人困覺的稻草在一夜之間就辦好了。到他們沒有了這種咄嗟立辦的能力時，光景鎮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過半罷？——我這麼想。

又過了一個下午又一夜，縣裏的電話又來：說是那一師人臨時轉調海寧，不到我們鎮上來了。于是大家都鬆一口氣：不來頂好！

却是因爲有了這一番事，商會裏對於國難捐提出了一個小小的交換條件——不是向縣裏或省裏提出，而是向本鎮的區長和公安局長。這條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繳國難捐。

「香市」就是陰歷三月初一起，十五日爲止的土地廟的「廟會」式的臨時市場。鄉下人都來燒香，祈神賜福，——蠶好，趁

便逛一下。在這香市中，有各式賣耍貨的攤子，各式打拳頭變戲法傀儡戲髦兒戲等等；鄉下人在此把口袋裏的錢化光，就回去準備那辛苦的蠶事了。年年當這「香市」半個月工夫，鎮上鋪子裏的生意也帶聯熱鬧。今年爲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現在商會裏却借國難捐的題目來要取取消禁令，這意思就是：給我們賺幾文，我們纔能夠付捐。換一句話是：我們可生不出錢來，除非在鄉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來引誘鄉下人多化幾文，當然是文明不過的辦法。

「香市」舉行了，但鎮上的商人們還是失望。在饑餓線上掙扎的鄉下人再沒有閒錢來逛香市，他們連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拚著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熟，那麼，這鎮上的小商人將怎麼辦哪？他們是時代轉變中的不幸者，但他們又是徹頭徹尾的封建制度擁護者；雖然他們身受軍閥的剝削，錢莊老板的壓迫，可是他們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剝削都如數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盼望農民有錢就像他們盼望自己一樣。然而時代的輪子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前轉，鄉鎮小商人的破產是不能以年計，只能以月計了！

我覺得他們是比之農民更其沒有出路。